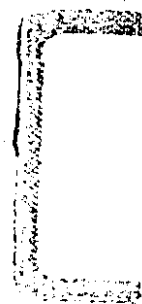


正氣

羅永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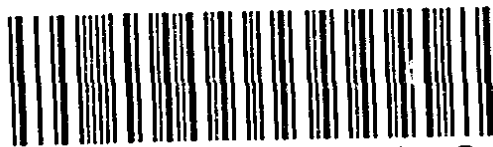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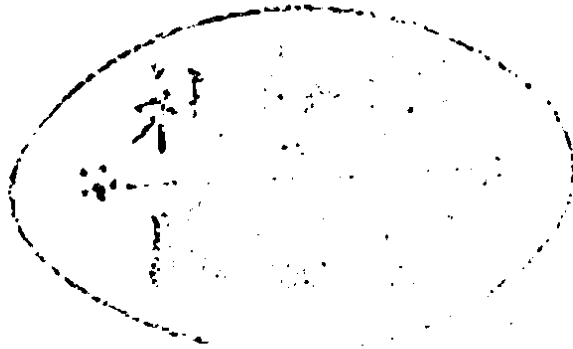
正 氣

(本 劇)

著 培 永 羅



3 0614 2666 8



03389

874.5
6024

目錄

序

正氣（古裝獨幕劇）

.....一

中華民族不會亡（五幕劇）

.....三九

血十字（獨幕劇）

.....一一一

目錄

—

如有上演及改編本書

劇本者須得作者同意

作者通信處：四川成都青年會熱風劇社

序

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空前最偉大的抗戰建國的劍光，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揮破了黑暗的宇宙。那時候，我恰藏在一座小山裏，統領着一隊未來的主人翁在組織夏令的新生訓練。我是富於冷靜同時也是富於熱情的，九一八刺我寫了一個十幕名日本鐵蹄下的劇本，在成都出版一千冊，售出數百冊。這次的劍更鋒利，光芒更雄大，刺得我在山裏晝夜坐臥不寧，工作完畢回到家裏也是飲食不安，暴風雨在腦子裏整整打擊了一個暑假，中國不強我們枉生中國，這是我多年來自撰的警句，在大時代中我究竟貢獻什麼？

我不能持鎗到前線作戰，雖然我也想去，除開我整日的職業工作外，我只有一个辦法，一條路，就是用絕早和最晚的時間，握起筆來爲抗戰建國的工作寫文，寫什麼？小說，詩歌，散文，雖然我都可以寫，也都寫過，可是我仍然選取了戲劇。劇本讀着可以使人奮興，演出就更能夠發生效力，不單暫時是宣傳抗戰的利器，將來對建國工作更能夠擔負重大的責任。

中國抗戰勝利了，要建成一個最新的現代，或超現代的國家，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或許更要進一步發揮我們特有的精神，來創造一個更完美，更理想的社會，經過這一次的偉大訓

練，自然是有很多的同胞及格了，可作建設新國家的戰士，但還有大多數的同胞仍然須要訓練或繼續訓練，這自然是歷史的關係，從前缺少了教育，現在雖然是受着最大的刺激，奮興了，可是他不知道什麼是應盡的責任，建設新國家他又應該幹什麼事？趕快開學校來教育大眾，但學校教育是十年樹人，百年樹木的基本辦法，時間上應該緩慢，因為它不是注入，而是要漸漸的啓發，使每一個人能夠發展自己的天賦去服務社會，人類，造成每一個人都是貢獻者，不是依賴大眾，剝削大眾，只會享受的廢物；並且它是理智的啓發，不是感情的刺起。戲劇卻重感情的刺起，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注入，也可以啓發，把一個無能的弱者忽然變成強有力的戰士。抗戰需要戰士，建國更需要戰士，並且刻不容緩的需要最快的訓練出最多的戰士，這是戲劇在將來不久新中國歷史上應該造成的事實，也就是現代劇作家應該擔負的雄偉使命。

一個國家經過了巨大的變更，要另建新的局面，而她擁有的人民又缺乏新的能力，於是教育當局就選準了戲劇來培補這個弱點，開辦很多的劇場，使人民每一個都有看戲的機會，每日工作完畢全走上劇場的途徑，每一個劇場每夜裏吞容了千萬塊肉體，每夜裏每一個劇場也就製造成千萬顆健康的心子，千萬縷雄壯的精神，由戲劇產生出一股逼人前進的風，這風吹迫人民踏上新的征程，結果在不久的時間裏把國家變換成新的樣子，常常在國際上顯示光榮，這正是最近蘇聯建國的例子。其實他們是建造了很多巨大的課堂，每夜裏都接引工作完畢的人自己去領受立體的教育——戲劇，也就是讓人民天天去與國家的計劃親近，使他們了解，使他們實行，

使他們發揮自己的精力去加速完成建國大計。

我主張中國抗戰勝利後，應該建立一座國立藝術劇院，（關於建立國立藝術劇院我已擬有計劃，現在無須發表）。第二步還可將全國分區建立幾座國立劇院，各省失地收復後可以建立省立劇院，這些劇院除了擔負上述的建國使命外，還有一個嚴重的意義，就是在國際上奠定中國新興藝術的基礎。很慶幸的事，我們早就有國立戲劇學校，也有幾所省立劇校，可是劇校是消極的訓練，劇院卻是積極的工作，新中國的建立是特別需要積極工作的。

我們現在有多少位劇作家？劇作家們寫成了多少新的有力的作品？常常有一個也許是錯誤的意思在我腦子裏，過去的藝術工作者，他們已經是上一個階段的前輩，表現的是過去的人生和社會，現在新的大時代光臨，要醞釀出一批新的偉大的工作者，這也正是中國新青年的幸運。

七七又刺我寫劇本了，第一個是獨幕劇名金枝，內容是寫韓國青年革命響應中國抗戰的故事，在成都新民報發表，由重慶青年會國難工作委員會出版一千冊，在成都及各縣中學內演出。第二個獨幕劇名長城月，內容是寫東北義勇軍艱苦奮鬥的故事，在成都新民報發表，重慶國難工作委員會出版一千冊，成都，重慶各縣劇團，學校，及成都市戲劇界聯合勞軍大公演均上演。第三個獨幕劇名最後的答案，在重慶國民公報發表，國難工作委員會出版一千冊，成都，重慶，各劇團，學校均上演，曾正式通知我的，在成都有成屬聯中，重慶有南渝中學。這

三千冊劇本，因為定價低廉，不過兩個月就消售完畢，最近我問過成都一位書店的經理，他講成都市新書消售的紀錄最高是三百冊。幾個月後，寫了一個三幕劇名山洪，內容是寫青年抗戰意志的不堅強及漢奸到後方的活躍，連同前三個獨幕劇，只是將金枝更名爲地窖中的人們，在成都合印成抗戰劇集第一集一千冊，現已消售數百冊。繼續寫成的是獨幕劇血十字，五幕劇中華民族不會亡，古裝獨幕劇正氣——即文天祥柴市殉國，這就是現在本書所構成的份子。

當時我有一個計劃，就是加緊力量寫著抗戰劇集十冊，第一冊已經出版；第二冊內容定爲血十字和中華民族不會亡；第三冊內容定爲正氣和夏完淳兩個古裝獨幕劇，正氣寫文天祥，夏完淳他是明末時一位十七歲的民族英雄，慷慨殉國與文天祥先後媲美；第四冊內容係寫我國新興空軍的劇本，遠征日本和樂以琴等故事；第五冊是用四川話寫街頭劇，可以一劇單獨演出，也可以十餘劇共同演出，這又是一個新的設計；其餘五冊內容尙未十分確定，同時也擬具了本劇集的四個目的：（一）紀載部份史實，（二）發揚民族正氣，（三）廣播抗戰意義，（四）預示建國途徑。計劃定了我就進行向各書店接洽出版的事，經過很多的這樣，那樣的根本就敢不敢接手，有的起初是很順利，後來還是沒辦法；從前英國的約翰生集印沙比亞全集，曾作文請求贊助，於是我也選擇了一位有力量的私人，寫一封很長的信求他幫助，結果非常圓滿，答應幫助了，可是到今天還沒有實現的日期。自然這些不成功的經過，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自行檢討，很容易的也就可以舉出兩個，第一是自己沒有多大的名氣，第二是自己現

在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有多大的力量。

有一段台詞，是我現正寫著中的一個劇中人講的，現在摘在這裏——「唔，奇怪，人真是奇怪！你給他講我愛國，我願爲國家貢獻一切，他不信，他簡直不懂，他從來就沒有愛國心，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爲國家貢獻一切，他笑你是瘋子，他說你講的是傻話，他會同你斷絕來往。可是你給他講我要性交，我有錢要交盡天下美女，他信，他很懂，他從來就愛性交，從來就想交盡天下美女，他佩服你是英雄，他讚美你講的是豪語，他會介紹你得着美女。唔，奇怪，人真是奇怪，只有生殖器，沒有愛國心！唔，奇怪，社會真是奇怪！你要幹壞事處處都開着大門，每一個門上都有慇懃的招待生，你要幹好事就處處都無路徑！」這雖然是過分的語句。

我現在不等待了，也覺得不應該再遲延，不管是不是什麼抗戰劇集第幾集，我把寫成的三個劇本編成本書，定名正氣，進行最後一步的辦法，請求全國最早，規模宏大，組織完美的印刷團體，是不是成功，我不管了。

中華民族能夠在世界上雄立五千年，今天能夠抗戰，不久能夠得到最後勝利，明天能夠建成新的國家，就是因爲歷代相傳有一脈正氣，日本人不了解中國的正氣，所以結果只能得着失敗，我們自己的同胞也有少數不了解正氣，走上了漢奸的路程，現在是特別的須要昭示正氣，在歷史上表彰正氣的人很多，這裏所寫的只是文天祥，還有就是現在東北的青年，因爲有正

氣，所以中華民族不會亡。在血十字中又是正氣的另一種顯示，但文天祥不降元，甘願送掉腦袋，是非如此不可，中華民族不會亡中的畢卓英不受中村隊長的威迫利誘，也是非如此不可，而血十字中的老牧師本可不必如此，他可以退出淪陷區域，仍可一樣的工作，不必去迷信敵人，這在一方面講他的精神是更偉大，在又一方面講他是試探真理，用宗教上的語句講是褻瀆上帝，所以這一正氣中是有相當的問題值得注意。好多朋友都覺得這是宣傳宗教的一個劇本，其實不是，自然這也不是反對宗教的劇本，而它的責任卻是在指正宗教人員生活中一個不應該有的迷點，世界上用宗教題材寫成的名劇很多，我寫這一個劇本也不是妄造，就是本書中的三個劇本都是事實，文天祥當然誰都知道，中華民族不會亡是東北幾件故事的總合，血十字也確是安徽某一個地方產生的實事，自然寫成了劇本就一定加添上另一些東西。對於這一個劇本的寫成我是相當滿意的，它的最大效用在什麼地方？把這一個劇本譯成外國文字作國際上的一種宣傳，它可以告訴出日本鬼子怎樣的在中國姦淫婦女，殘殺無辜愛好和平尤其是宗教徒的最老者和最幼者；奇突的山屋塔樹，舞臺景能抓着人的美感，殘殺能抵抗的青年，比不上殘殺不能抵抗的老和幼的惡毒，本劇中犧牲的人物都是挖得人同情心的鐵鉤子。

寫至此，對本書應講的話大概已經講畢，於是忽然筆停。

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正氣

古裝獨幕劇

(即文天祥柴市殉國)

正氣（古裝獨幕劇）

時代 | 民國紀元前六三〇年（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地點 | 北京柴市

人物 | 文天祥

歐陽夫人

老僕

張義甫

留夢炎

呂文煥

范文虎

呂師夔

王積翁

博羅

正
氣

正氣

武將四

元兵十餘人

羣衆十餘人

化裝均着古裝

佈景

舞臺上係一空壩，因爲這兒是殺場，但右後方雄立着一尊莊嚴的牌樓，那正是象徵了偉大忠貞的建築。從牌樓望過去有一列鋪房，與台左後方的一列鋪房交錯成一條通衢的形勢。再後面就是天空了，慘淡的雲片配映着幾筆古勁的枯枝。朔風在猛烈的巨響，因爲它正替宇宙的正氣吹奏起進軍號！

序幕

幕緩緩的從兩旁分啓，舞臺上現出一幅畫幔，幔中是一顆巨大的紅心，紅心上是放射光芒的白日，紅心外係以整個的青天爲底。稍靜片刻，台後奏進行曲，男女各一隊，每隊約十五人至二十人，男全體着黑色武裝，女全體着白色長服，由舞台兩旁上，至台中排定，男排後，女排前，稍停，卽奏正氣歌引子，引子畢卽全體唱歌如下：——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爲河嶽，

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
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
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
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
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

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
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
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
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
傅車送窮北，
鼎鑊甘如飴，
求之不可得！
陰房闕鬼火，

正 氣

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
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
如此再寒暑，
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
爲我安樂國！
豈有他繆巧？
陰陽不能賊；
願此耿耿在，
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悲，
蒼天曷有極？！
哲人已已遠，

典型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
古道照顏色！

（曲譜附後）

歌聲緩緩畢，幕亦緩緩下。

幕啓，舞臺靜無人。寒鴉叫了，朔風也用力的吹！移時羣衆甲（青年）乙（老頭兒）由左右上。

衆 甲 喂，今天有什麼事呀？幹嗎烏鴉這樣的怪叫，風也這樣的怪刮。（看見老頭兒）噫，劉爺，你上那兒去？

衆 乙 我不上那兒去，小順兒，你講今天有什麼事呀？

衆 甲 是呀，今天一定有什麼事，你聽烏鴉老是怪叫，風也老是怪刮。

衆 乙 呃，奇怪，真是奇怪！你瞧，老天爺很不高興似的。

衆 甲 是呀，老天爺很不高興似的，恐怕這兒今天又要殺什麼人罷！

衆 乙 不會，不會，今天已經是十二月初九日，快要過年啦，那兒還會殺什麼人？呃，要是殺人遇着這樣的怪天氣呀，我告訴你，小順兒，那麼這一個被殺的人，一定是冤枉！

衆 甲 是呀，一定是冤枉！劉爺，你聽我講，咱們一個人，我說應該好好的過活，不應該犯法，要是犯了法，推到這兒來殺，那把薄薄的，很亮，很快的大刀，就這樣（用手做砍頭的形勢）在頸子上查的一響，咳呀，腦袋就掉在地上了，鮮紅的血一湧，我的眼睛就花啦！（立刻就看不見了似的，用手摸索。）

衆 乙 （卽扶住甲）幹嗎你的眼睛就真的花了嗎？

衆 甲 （鎮定了一吓）沒有，沒有……只有一點兒，不要緊！（離開乙的扶助）

衆 乙 小順兒，你是什麼時候看見過殺人？

衆 甲 我，我只聽着人講過，我那兒還敢看咧，上一次我在這兒遇見殺人，我趕快就跑回家去了。

衆 乙 嘿嘿，（微笑）原來你自己還沒有親眼看見過殺人，只聽着別人隨便講一講，你就嚇成這樣了，真是年輕的小孩子，像我這樣大的年紀（高興的理了一吓鬚鬚），已經不知道看了許多次殺人了！自然，起初一兩次看見，我的心眼兒裏面也是怪難受的，可是，後來也就不覺得什麼了。我告訴你呀，有一些人他們的膽真大，殺了人過後他們就用饅頭蘸血來吃！……

衆 甲 劉爺，請你別再講啦，一講這種事，我的頸子就怪癢的。（用手撫摸頸部）

衆 乙 呃，小順兒，還是你剛纔講的話很對，咱們一個人應該好好的做人，千萬別去犯法，

弄到砍腦袋就糟了，古話說：一世人生萬劫難，要是你的名字給大老爺的硃筆點了，把腦袋一砍，來生就永遠不能夠變人，只好去變飛禽走獸了！

衆 甲 是呀，大老爺的硃筆真是厲害！

衆 乙 呃，小順兒，你還不知道咧，只要是給大老爺硃筆點過死了的人，就無論請很多的高僧，高道去唸許多的經，都不能夠超度了！

衆 甲 是呀，是呀。

這時候有十餘個羣衆由台左右中央跑上，嘴裏吼着——殺人的來囉！殺人的來囉！

衆 甲 （驚惶）殺人的來囉？！（回頭就由台左跑了）

衆 乙 （抓住丙問）殺什麼人？

衆 丙 呵，你不知道，問我，殺什麼人。

衆 乙 呃，我不知道，問你。

衆 丁 咳呀，這一個人你都不知道呀？！

衆 乙 我幹嗎會知道咧！

衆 戊 就是文相爺。

衆 乙 那一個文相爺？

衆 丁 文天祥，文相爺。

衆乙 啊，文天祥，文相爺；幹嗎要殺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不是大忠臣嗎？幹嗎要殺他？

衆己 就是因爲他是大忠臣，所以要殺他！

衆乙 奇怪，真是奇怪！天地間那兒有這一種道理？大忠臣都要殺掉。

衆戊 （小聲向乙）幹嗎你忘記啦？現在是元朝了，文相爺是宋朝的大忠臣呀。

衆乙 呃，是的，是的，可是，難道現在元朝的皇上就不愛大忠臣？

衆丙 你不知道，現在的皇上不單是愛文相爺，要是他肯投降的話，還仍然要給他宰相的位職咧！

衆庚 他要是投降，那，那又不是大忠臣啦！

衆己 對啦，咱們的文相爺，就是因爲要盡忠宋朝，所以他不做元朝的宰相，他還要請現在的皇上砍掉他的腦袋，來表明他對宋朝的忠心。

衆申 咳，依我想，文相爺也太固執了，反正做宰相就得啦，何必管他什麼宋朝，元朝？（本來他是蹲在旁邊抽旱煙的）忽然起身來插了這麼一句話，又回頭抽煙去了。）

衆丁 對啦，就像咱們做老百姓一樣，無論誰當皇上，咱們都是老百姓！

衆乙 呃，是的，文相爺當一位大忠臣，我很佩服他；不過，他一定要送掉腦袋，這個我可不成。

衆戊 咱們都不贊成，好好的一個人要去砍成兩段！

衆 庚 一砍成兩段就永世不得超生啦！

衆 己 對啦，就會老住在枉死城裏。

衆 申 咳，你們諸位聽我講一講，我平生就是一個最膽大的人，我看見殺的人總有好幾百！

（又抽一抽煙，大衆也都驚異的聽他吹牛）不過，在四年以前，有一次真倒霉，差一點兒我的腦袋就給砍掉了，因為幾個蠻子不講道理的元兵抓着我，真是活見鬼，他說我是宋朝的大兵，要殺我！——

衆 乙 後來怎麼樣咧？

衆 申 後來我花了很多的錢，把我家裏的什麼都帶走了。可是，究竟要謝謝老天爺，我的腦袋保住了，我告訴你們呀，看見大刀在別人的頸子上砍，不單覺得無關痛癢，還覺得好看，有味兒。可是，大刀要在我的頸子上砍了，我的膽量就很小啦。

衆 庚 幹嗎你的膽量會變小咧？

衆 申 傻瓜！你的頸子願意給別人砍嗎？恐怕你一瞧見大刀，兩腿就會軟得站不住，牙齒也要打戰了！

衆 丙 （助申笑庚）對的，對的，我看你的膽纔真小！哈哈……

大衆 哈哈……哈哈……你的膽纔真小！你的膽纔真小！

衆 庚 （很神氣的）什麼膽小不膽小？我的頸子幹嗎會給別人砍咧？

衆 申 傻瓜！這是說不定的，也許你明天倒了霉就會給別人抓去砍頸子的，到那時候你就會膽小，你也會覺得砍頸子不單是你一個人身體上的痛苦，你死了以後就拋棄你家裏的爹媽，你的媳婦和兒女，他們沒有了依靠，有誰人去幫助他們？給他們的吃和穿。傻瓜，你懂不懂？

衆 庚 是的，我懂，你講得很好。

衆 申 （講得很高興的）所以，在四年前我給幾個蠻不講道理的元兵抓着的時候，我的腦袋能夠保住的原因，自然是花了很多的錢和東西，但是，要緊的，我告訴你們，（宣佈祕訣似的）第一是我給他們跪下，磕了很多的頭，同時，我家裏的人，也拖住他們的大刀哭，鬧了大半天，他們纔發動慈悲心把我饒了。

衆 丁 咳呀，不容易，你真聰明！

衆 戊 是呀，一個人總得要隨機應變。

衆 己 對啦，文相爺有很大的學問，可惜他就是不懂這一點隨機應變！盡忠，什麼盡忠，盡忠就是送掉自己的腦袋，老實講，我就不幹！送掉了腦袋，讓別人白白的喊幾句大忠臣，有什麼益處？自己一個銅子都得不着。

衆 丙 真的，你講的話很有道理，管別人叫什麼大忠臣，大奸臣都好，總要弄幾個銅子到手裏纔是真的！

衆 乙 呃，其實什麼大忠臣，大奸臣，那都是死過後別人的批評，乾脆不管好啦！

衆 庚 不管，不管，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衆 申 哈哈……又是傻瓜講傻話，死過後對別人的批評還會憂愁嗎？

大衆 哈哈……哈哈……又是傻話！死過後的人還會憂愁！

衆 庚 死過後的人不會憂愁，幹嗎還有鬼哭咧？

衆 戊 誰聽着過鬼哭？

衆 庚 我就聽着過鬼哭

衆 乙 那你真倒霉極了！倒霉極了！

衆 庚 幹嗎倒霉？

衆 丁 咳呀，只有快死的人纔會聽着鬼哭呀！

衆 庚 啊，你罵我快死啦？！

衆 丁 你講你聽着鬼哭呀。

衆 庚 我瞧你纔是快死啦！

衆 丁 你快死啦！

衆 庚 你快死啦！

衆 丁 你快死啦！

大衆 哈哈……哈哈……

衆 庚 你再罵我就要——

衆 丁 你就要幹嗎？

衆 庚 （舉起拳頭）我就要揍你！

衆 丁 好小子，你揍我！（先送庚一拳）

庚丁兩人扭做一團亂打，大家上前分解不開。

大衆 喂，別打啦？別打啦！

兩人仍打得有勁，台後忽然有道鑼聲，吶吼聲，跟卽又有一團羣衆由台右跑上，口裏並喊着——來了！來了！殺人的來啦！殺人的來啦！看文相爺盡節呵！看文相爺殉國呵！庚丁兩人自然不能夠再打架，被新來的一羣驚散了，於是舊的一羣也就互相響應着——呵，來啦？來啦？文相爺來啦？在那兒？文相爺來啦？跟着是元兵上場了，非常的威風，舉起馬鞭向大衆抽，嘴裏嚷着——讓開！讓開！羣衆被馬鞭抽着從台左，台後退下了。台右整隊上的元兵卽散開，站滿舞台成半圓形，文天祥在囚車上，由台右被推至台左，跟卽有馬蹄聲，元相博羅下馬亦由台右上，左右隨着四員武將，意氣揚揚，殺氣飄飄！

博羅 時間是否已到？

武將甲 回稟丞相，時間尙早，請丞相到那邊（指台右後方）休息。

博羅 唔。（釘了文天祥一眼，轉身下，四員武將隨下。）

舞台稍靜一刻，羣衆由左右擁上觀看，此時張義甫亦在羣衆當中，元兵又用馬鞭抽他們，叫他們——退下去！站遠一點兒！

衆乙 咱們要瞧一瞧文相爺呀！

張義甫 咱們要瞻仰一吓這位大忠臣的風采！

大衆 咱們要瞻仰一吓這位大忠臣的風采！

元兵 （繼續抽打大衆）退下去！退下去！要瞧站遠一點兒瞧！

大衆無法，只好退下，歐陽夫人和老僕卻剛在這時候由台中上。

元兵甲 （抽了走在前面的老僕一馬鞭）別人都退走了，幹嗎你又上來？

老僕 不是，不是。因爲這一位（指後面的歐陽夫人）是文相爺的夫人，到這兒來要看看

相爺，同相爺講幾句話。

元兵甲 不行，不行！

老僕 求你老開開恩，你知道這是文相爺同夫人，最後一次的會面，最後一次講話了，求你

老開開恩，放咱們主僕兩人進去罷！

元兵甲 什麼最後不最後，我不管，沒有命令就不能放你們進去，快走，快走！

老僕 求你老開開恩罷，我，我給你跪下了。（跪）

元兵甲 不行，不行，你們主僕兩人還是站遠一點兒去瞧罷，不走我又要抽啦！（舉舉馬鞭）

老僕 求求你老開開恩罷，將來陞官發財！

元兵甲 不行，不行！

元兵乙 （同情）喂，咱們報告丞相去，看丞相准不准他們進來。

老僕 （向乙）求你老幫助，幫助！

元兵甲 好，你去稟丞相罷。

元兵乙 （攙起老僕）起來，起來，我去給你們稟丞相。（山台右下）

老僕 多謝，多謝。

兵乙聲 稟丞相，現有文天祥夫人同他的老僕人，來到法場，要求丞相開恩，准許他們進場，

見一見文天祥。

博羅聲 唔，准他們主僕兩人進來。

元兵乙 （復上走向老僕）丞相開恩，准許你們主僕兩人進來。

老僕 謝恩，謝恩！（同夫人走向文天祥處）

元兵甲 快一點兒，時間不能夠太久啦！

歐陽氏 （奔至文天祥前，雙手伏在他的臉上，兩眼珠淚滾滾）相爺！

文天祥 呵，你，是你來了！

歐陽氏 相爺，你不認識我了嗎？

文天祥 夫人，你我結髮夫妻，豈有不認識的道理？

老 僕 （向文一揖）老奴見過相爺。

文天祥 呵，老院哥，你太講禮了！

歐陽氏 相爺，我見你骨瘦如柴，真使我非常的悲哀！

文天祥 哈哈，四年的功夫，竟給我渡過了，肉體雖然一天一天的消瘦，夫人，可是我的精神，卻比以前更加豐富了！哈哈……夫人，我瞧你到憔悴多了。

歐陽氏 相爺，我的身體是很好的，請你不必掛慮。

文天祥 是的。夫人，你今天這樣的到這兒來看我，我是非常的感謝你！我也有幾句話給你講講，你知道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不死的人生，沒有百年長聚的夫婦，也沒有千載不變的朝代，但是，宇宙間卻有一件東西千古不朽，萬世不滅，那就是正氣，那就是忠心。我文天祥過去身爲一朝的宰相，也可算得是一時的榮華富貴，到今天我又慷慨殉國，求仁得仁，真是二者得兼，我非常的快樂！所以，夫人，我勸你不必悲傷，也應該和我一同高興。

歐陽氏 是的，我都知道。

文天祥

自然，此後留下夫人一人，還有兩個女孩子年方成人，也得夫人照看；好在太夫人同小孩子早已亡故，不然……唉……

歐陽氏

相爺可不必再提家事，以後我都知道處理。（見文提起家事頗感悲哀，故即制止，並掉轉話頭，自己也只得勉強拭去眼淚）呵，相爺，不知你還記得嗎？咱們是在什麼地方分別的？

文天祥

夫人，你講起分別的事，就使我想起五坡嶺，同時更想起我從贛州起兵勤王，當時雖有很多的豪傑聞風響應，卻缺乏糧餉，我將家資完全化做軍費，在德祐元年，七月七日，大軍纔得由吉州出發。

歐陽氏

是的，當時相爺起兵勤王，我也是非常的敬佩。

文天祥

呵，還承夫人很多的贊助。後來我到臨安，上書倡議四事，呈國家安危大計，朝議僅採用第一條。到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將巴顏已進兵皋亭山，距臨江只三十里地，宰相陳宜中又步留夢炎の後塵，棄國逃跑，我乃奉命爲相，都督諸路軍馬，但是，城中兵將紛紛自往納降，我想召富陽駐兵入城，時間已經不及，國家滅亡，百姓遭難，危在頃刻，元人遣使來約大臣相見，衆官議論終日，無人敢去，我想在無法之中前去說服元人，挽救危局，誰知元人借此將我拘留，後來到了京口，纔得脫逃。

歐陽氏

是的，相爺到元營去爲的是說服元人，挽救國家，誰知一般賣國賊吳堅，賈餘慶他

們，就借這個時候到元營奉表請降。

文天祥

唉，賣國賊真是可恨，也很可憐！夫人，當時我從京口逃脫，就到真州苗再成安撫那裏，誰知後來揚州制使李庭芝疑我，苗安撫將我送出城外，我又奔到揚州，高郵各處，都不能進城，沿途所遇困苦真多，我作有十五難詩，就是述說當時的情形。

歐陽氏

相爺的詩我早已熟讀，現在還能夠背誦。

文天祥

夫人，你太有心了。後來我到溫州上書勸進，五月朔日，皇帝即位福州。景炎二年我再到贛州召集各部豪傑，重振兵馬，不幸又敗，奔到汀州，第二年汀州也失，皇帝薨於海中，衛王即位，駐蹕厓山上。當時我在潮陽，打平大盜陳懿，劉興，誰知陳懿竟引元兵過海，於是纔有五坡嶺的變故。

歐陽氏

是的，一般強盜不明大義，所以出賣國家，幫助敵人。

文天祥

從此我被拘北庭，到今四年，我在獄中天天求死不得，只好手編詩稿五卷，自寫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二百首，名集杜詩，從廣州到金陵編一卷，從吳門回臨安，由淮到閩共編三卷，總共名爲指南錄，另外我還寫有正氣歌一首，說明我殉國的心志。相爺的詩歌，我想一定是流傳千古，將來後人讀了，也一定是非常同情，感動流淚！（自己的心裏一動，立刻就先流淚）

歐陽氏

此時老僕在旁聽文山講述往事，亦非常悲哀，致於落淚，即守衛的元兵等也互相耳

語，甚至拭眼表示同情。

文天祥

（心中亦稍不安，息片刻後）啊，夫人，你不必流淚。

歐陽氏

（用手巾拭淚）相爺，我沒有流淚……（回頭見老僕）呵，老院哥，你不必流淚！

老僕

（亦即用衣袖拭淚）夫人，相爺，老奴沒有流淚，夫人，到請你不必流淚。呵，瞧，瞧他們（指元兵等）到要流淚了！（埋頭大哭）

歐陽氏掩面隱哭，元兵等亦受感同哭。

文天祥

唉……（強轉爲喜）哈哈……求仁得仁，正是樂事，你們何必悲傷？

老僕

相爺，老奴實在沒有悲傷。

文天祥

呵，老院哥，你隨我二十幾年，辦事勤慎，非常忠心，只可惜事到今天，對你沒有一點兒好處，現在你夫人身邊一錢沒有，就是想遣你自回原郡，也無法做到！

老僕

（上前向文一拜）老奴回稟相爺，老奴年紀已經不小，得着錢也沒有什麼用處，相爺既然忠心殉國，老奴也決定忠心事主，以後無論怎樣，老奴一定侍奉夫人，小姐，決不離開。

文天祥

老院哥，你太忠心了，真是使我不知道怎樣對你感謝？！

一元兵由台右上，口裏高叫——留大人到！

元兵

（走至文前）留大人到這兒來生祭相爺。

文天祥 是那一位留大人？

元兵 留夢炎留大人。

文天祥 呵，留夢炎留大人。（轉向歐陽氏）夫人，現在留夢炎到這兒來生祭我，他一番好意不可推謝，請你同老院哥到後邊去退避一會兒。

歐陽氏 是，我知道，（同老僕由台左下）

文天祥 （向元兵）請留大人。

元兵 （向台右叫）請留大人！

兩個元兵扛着一具台盒，裏面放有香燭等物，留隨台盒齊上，後邊跟有二兵，一兵帶有小皮馬夾椅。

留夢炎 （拱手上前）文山兄！

文天祥 （在車上起立拱手）留老先生！

留夢炎 文山兄，我特別到這兒來生祭你，表示敬意。

文天祥 不敢當，不救當，老先生這樣的隆情厚意，真是使我不知道怎樣感謝！

留夢炎 （命令兵丁）擺設祭禮。

兩元兵即將台盒擺設囚車之前，將香燭燃好，另一兵即設一跪墊。

留夢炎 文山兄。（上前三拜）

文天祥 (側身拱手站立) 不敢當，不敢當。

拜畢，兵丁折去香燭等，另一兵即替留安好小皮馬夾椅。

留夢炎 文山兄請坐。

文天祥 (坐下) 老先生請坐。

留夢炎 (坐下，稍息) 文山兄，今天時間很短，彼此永別，就在頃刻，不知道你還有什麼話

要講？

文天祥 我沒有什麼話講。

留夢炎 呵，你沒有什麼話講，我到有幾句話要同你講講。

文天祥 老先生，事已至此，請你當言則言，不當言則止。

留夢炎 呃……文山兄，你就是太固執了！明哲保身，自古孝子就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

傷，你何必一定要爲虛名而受實禍？！

文天祥 老先生，我已經講了，事已至此，請你當言則言，不當言則止。

留夢炎 文山兄，你知道，伊尹相湯，微子歸周，管仲相齊，就是孔聖人咱們的大成至聖先

師孔老夫子，也不一定就忠心魯國。現在宋朝已經亡國三年，當今元主聰明，聖哲，

求賢如渴，我勸你投降，一不是出賣國家，二可展你的懷抱。文山兄，你得細細的再

想一想，若是投降，就仍然身爲宰相，不然呀，唔，不然頃刻間就要身首異處！

文天祥

老先生，請你不必再講了，獄中四年，我早已想得明白，我既不是伊尹，微子，管仲，更不敢妄比孔子，我與他們所遇情形也不相同，他們是遭逢無道，懷才不遇，我卻是身負國家重任，不能夠挽救危亡，今天一死塞責，我尙覺十分慚愧！老先生，實在請你不必再講了，多講也無用，或許我一時無禮，到會出言冒犯了你。

留夢炎

呃，（站了起來）文山兄，你真太固執了，你簡直是讀書讀成了一個傻子，你應該知道，我苦口婆心的勸你，原是一番好意，要你不受一刀之苦，以免永墮地獄，你還說我話講多了無用，哼哼……（微笑）

文天祥

哼哼……（也是一聲微笑）你也是讀過書的人，你知道孟子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所不避也。你自己從前也是宋朝的宰相，歷仕三朝，責任重大，國家給你的享受也不算少，元兵攻陷衢州，你在城內既不帶兵抗戰，又不盡忠殉國，竟至獻城請降，哈哈……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你知不知道天地間有正氣？在上面你可以看見光明的日月星辰，在下面你可以看見壯麗的山河大地，在人類你也可以看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行爲，這正氣是要使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像孔子在禮記中所講的一樣，不幸一般強暴者用武力來奪人國家，又有一般無恥的奸徒去賣國求榮，致使正氣沒滅。但是，我文天祥，就不願意放棄責任，我是堂堂宋朝的宰相，我是有歷史，有文化的中國人，我要彰明正氣，上

應古人，下啓後來。

留夢炎

唔，（退坐椅上）俗話說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這一個死在頃刻的人，怎麼反而講話更惡？剛纔你罵我禽獸，問我知不知道正氣，呃……好，我就讓你這一個快要死了的人罵一罵，也不要緊，我是很大的！嘿嘿……（又站了起來）文山兄，其實你的年紀比我少得多，我說，你應該知道，我這樣諄諄的勸你，也是因為我可憐你和你的家屬，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趕快回頭罷，別再入迷途了！

文天祥

哈哈……無恥之徒，反而自以為是勸善的人，可憐，拯救，誰可憐？！誰需要拯救？！留老先生，我瞧你就可憐，你的良心就需要拯救。

留夢炎

呵，你又罵我！好，好，我的量大，還是不不要緊，不要緊！呃，文山，文傻子，我今天到這兒來，講這樣多的話，究竟是為你，還是為我？你得細細的想一想，別自以為牛性怪僻，頃刻之間身首異處，血流滿地，要做死鬼子了，就不管人情！

文天祥

哼哼，我是傻子，我的牛性怪僻，你是聰明人，你現在又是飽食暖衣，位列高官，我頃刻之間，就要身首異處，血流滿地，但是，我可以正重的告訴你，我的頭頸可斷而正氣在，我的熱血鮮紅，可以照映往古和將來，你，你聰明人卻是良心早已死亡，一付行尸走肉，我恐怕你的血是黑的，是涼的。

留夢炎 唔，你越罵越有味兒，越罵越起勁兒！

文天祥 好，我不罵你了，我要鎮坐養我的浩然正氣。（閉目靜坐不語）

留夢炎 呵，文文山，文傻子，你幹什麼？你在發瘋嗎？

文天祥 （仍然靜坐不語）

留夢炎 文傻子，你再聽我講一句話……你聽着了嗎？呃，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文傻子，你死了以後，你的尸體究竟怎樣安葬？

文天祥 （仍不語）

留夢炎 唔，這樣重要的事情，你都不管嗎？那你就會死無葬身之所！……（見文不語，無法再講）好好，你這一個傻子，牛性怪僻，既不領受勸導，自願深墮苦海，我也算盡了我的心力，無法再想，文傻子，你睜開眼睛瞧瞧，我走了……哈哈……我走了……哈哈……真是傻子！（轉身將下）

元兵等見留自討沒趣，互相竊笑。留自帶之兵士，一兵即將小皮馬夾椅折去，另一兵則高叫——提轎子！

留夢炎 哈哈……真是傻子！快睜開眼睛罷，我走了！哈哈……（回頭再瞧文一次，仍由台右下）

稍息一刻，老僕隨歐陽氏由台左再上。

歐陽氏 (走至文前) 相爺，留夢炎已經走了。

老僕 相爺，留夢炎已經走了。

文天祥 (睜開眼睛) 呵，他已經走了？哈哈……夫人，你知道留夢炎他是爲什麼來的？

歐陽氏 他是爲生祭相爺來的。

文天祥 哈哈……他那裏是爲生祭來的，他原來借生祭又是來勸我投降的。天地間的人，往往

都是自己做錯了事，不知道悔過，反而又去勸別人也來做錯，把一個清白的世界塗成一團黑漆，夫人，你看可不可惜！

歐陽氏 是的，相爺。

此時有四五個羣衆持香燭等物由台中上。

元兵甲 (舉起馬鞭) 喂，你們來幹嗎？

衆 壬 我們是來祭奠文相爺的。

兵 丙 丁 不准，不准！

衆 癸 咱們的香燭都買來啦！

元兵甲 買來啦，又帶回去呀！

衆 壬 咱們是特別來祭文相爺的，又帶回去幹嗎？

元兵甲 不准，不准，不准你們祭。

衆 癸 幹嗎不准咱們祭，剛纔留大人不是也來祭過嗎？

元兵丙 可是你不是留大人呀！

大衆 不管，不管，咱們就在這兒燃起香燭祭文相爺罷！（他們就真的點起火來了）

元兵乙 好了，好了，那麼你們拿遠一點兒去罷！

元兵丁 拿遠一點兒！拿遠一點兒！

羣衆稍退，繼續燃香燭致祭。

文天祥 夫人，你看這些老百姓真是可愛。

歐陽氏 是的，因為相爺忠義感人深刻，所以他們纔這樣的恭敬。

老僕 我看他們來祭相爺纔是真心，不比留夢炎全是一番假意！

衆 壬 （站出來代表大衆向文講話）文相爺，咱們老百姓因為敬佩你的忠義，所以現在特別

到這兒來祭奠你，願你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率衆叩頭）

文天祥 （拱手起立）諸位父老，兄弟，你們這樣的待我，真使我非常的慚愧，我文天祥不能

挽救國家的危亡，使天下太平，諸父老得享豐年，今天僅以一死塞責，我實在是自知

罪過深重，無面再見諸位！

衆 癸 文相爺赤心耿耿，真是使咱們老百姓永遠的愛戴。

一元兵由台右上，走至文前。

元 兵 (向文) 現在有范大人，王大人，兩位呂大人來生祭相爺。

范文虎，王積翁，呂文煥，呂師夔四人隨兵丁上，兵丁仍扛有台盒內設香燭等物，均在台角等候。

文天祥 (看了他們一遍) 呵，原來是范文虎，王積翁，呂文煥和呂師夔他們四位。(稍息一

吓，決定了，向元兵) 你向他們四位講，現在時刻將到，我要穿上宋朝的公服，從容就義了，不能夠再受他們的祭奠。(轉向老僕) 老院哥，昨天我要你給我送來的公服，放在這(指囚車)後面，現在請你快來幫我穿上。

老 僕 是。(到囚車後取出一套宋代宰相的衣帽，與文穿上，歐陽氏亦上前幫助)

元 兵 (聽文話後回身走向范等) 文相爺說，現在時刻將到，他要穿上宋朝的公服，從容就義了，不能夠再受你們四位大人的祭奠。

范文虎 (向王等私語) 諸公意見如何？

王積翁 文山既不受祭，咱們就只好回去。

呂文煥 到不如不來的好。

呂師夔 走罷，走罷！

四人帶着兵丁祭品悄悄的下。

文天祥 (衣帽已穿戴完畢) 夫人，我趁這時候已經穿好公服，向你一拜，謝你維持家務的苦

心，和你我夫妻一世的恩情。（舉手將拜）

歐陽氏（卽上前止文）不敢當，不敢當！相爺，你爲國盡忠，別人都來向你生祭，我到應該向你三拜。（向文欲拜）

文天祥（止歐）那到不必，夫人，還是你受我一拜。

歐陽氏相爺，你請坐下，真的是應該我來拜你。

在兩人推讓中，後台忽然擊起鼓聲，同時風亦大吼，兩人停讓立聽。

歐陽氏相爺，這擊鼓是什麼意思？

文天祥呵，（面現喜色）夫人，這就是我的好時候到了。

鼓聲，風聲轉急，歐陽氏及老僕均驚恐。

老僕呵，相爺的好時候到了！

歐陽氏（卽將文拉着）相衆，這，這怎麼……（欲哭又不能哭）

文天祥夫人，你別驚慌，你看，我現在不是比剛纔更快樂了嗎？哈哈……（微笑）

博羅帶着兵將由台右上，兩元兵卽上前推老僕，歐陽氏出場。

元兵（推老僕出去）快出去，快出去，時間已經到了，丞相來啦。

文天祥夫人，就請你同老院哥出去一會兒罷。

歐陽氏（明知一去轉瞬就不能再見了，非常悲哀，但眼淚又不敢流出）相，相爺……

文天祥 夫人，你請出去罷。

老僕 （扶夫人走）夫人，咱們出去一會兒罷。（在元兵逼迫下兩人由台左下）

博羅 （已坐在元兵安就之椅中，武將環立十分神氣）文囚，你知道你死的時候已經到了嗎？

文天祥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我表現正氣的時候到了。

博羅 唔，校有什麼正氣？！你第一就沒有挽救着你國家的危亡。

文天祥 國家的危亡，我雖然沒有挽救着，但是我盡了我所有的一切力量。

博羅 你的力量都是白費！其次，就是你拋棄嗣君，擅立二王，這也算是正氣嗎？

文天祥 君主固然是代表國家的首領，但是重要的還是國家。德裕當然是我的君主，不幸失國，所以我纔奉立二王，承繼國家，也就是要達到我挽救危亡的責任。古人說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君存國，不做賣國賊，怎麼不算正氣？

博羅 唔，賣國賊，你不歸服有德者，就是逆天行道，逆天者就沒有正氣！

文天祥 哈哈……奪人國家的，往往總是自稱有德者呵！

二次鼓聲，風聲再起。

博羅 哼，文囚，你聽，二次鼓聲已起，我也不再給你多講了，最後問你一句，你究竟投不

投降咱們大元朝？

文天祥（莊嚴的）不投降

博羅你敢講三次？

文天祥不投降，不投降，不投降。

博羅（怒極）唔，你這樣的倔強？！（命令武將）推下去殺！

兩員武將舉刀上前。

文天祥請稍等一會兒，讓我當天跪拜，致謝父母生我及國家養我的恩德。（向台右跪拜三吓）

三次鼓聲，風聲急起。

博羅快推下去殺了！

武將走！

文天祥（從容的由台左下）哈哈……（武將隨下）

在急驟的鼓聲，風聲中，聽得了人頭落地的聲音。

武將（由台左復上，一武將之大刀上已塗了鮮紅的熱血）稟丞相，文囚已經斬首。

博羅唔，回朝覆命，（轉身由台右下，兵將排隊隨下）

衆乙舞台上片刻無人，但奇怪的巨風暴吼得舞台上的一切都發了抖，風聲息，羣衆上。
完啦，完啦，文相爺已經殺了！

衆 丙 呵，文相爺已經殺了？！可惜，可惜！

衆 丁 咳呀，文相爺真是太忠心了！

衆 戊 是呀，文相爺就是不隨機應變。

衆 己 從此文相爺就留芳百世，永垂萬古啦！

衆 庚 當然，當然，留芳百世，永垂萬古！

衆 申 咳，真是留芳百世，永垂萬古！可是這尸體老露在這地上總不好呀。

衆 乙 呃，有誰來收尸咧，我到很想安葬了文相爺，可惜我是窮人！

衆 丁 誰要你安葬文相爺？！你是文夫人嗎？

衆 庚 講講好聽呀！

衆 乙 什麼好聽不好聽，你們傻瓜知道什麼！

衆 己 別鬧瞧，文相爺的夫人來了。

歐陽氏淚流滿面，由老僕扶着從台左上，老僕兩眼亦含着悲淚。

衆 丙 （上前拍了一拍老僕）你們何必在這兒哭，老院哥，你該趕快扶着夫人去辦喪事呀，

有什麼小事我幫忙。

大衆 好，有什麼事咱們大家都幫忙。

老僕 （拭去了眼淚）感謝你們的好意，只是咱們相爺的家財，早已在起兵勤王的時候花用

完了，現在，現在……還沒有什麼事，好請你們幫忙！

衆 庚 咱們幫你們安葬文相爺呀！

老 僕 是的，要安葬的，要安葬的，只是我已經講過……

衆 申 （扯庚一吓）傻子，你還不知道嗎？文相爺的家財在起兵勤王的時候，就花完啦，現在沒有錢怎樣安葬？

衆 庚 呵，我懂了，我懂了！

衆 丁 咳呀，真是一代忠良，兩袖清風！

大 衆 （一致悲嘆）咳，這怎麼辦咧？咳，這怎麼辦咧？

正在無法之時，張義甫同衆壬，衆癸由台右上。

張義甫 你們諸位在嘆惜什麼？

衆 乙 （上前答話）真是令人傷心！一代大忠臣！現在爲國殉節死了，死了還無法安葬。唉！

衆 壬 有法，有法。

衆 丙 你有什麼法？

衆 癸 不是他（指壬）有法，是這位張爺有法。

張義甫 是的，剛纔我已向他們講過，我願意安葬文相爺。呵，老院哥，（老僕應聲上前）請

你稟明夫人，我姓張，命千載，字義甫，廬陵人氏，同文相爺原係故友，自從相爺來燕，我也隨行到此，住在兵馬司旁邊，常奉相爺的飲食，現在相爺從容就義，我已經造好棺木一具，願奉相爺回返故鄉安葬。

老 僕 呵，原來就是張爺，我早已經知道。張爺，老奴見禮。（向義甫一揖）

張義甫 （還禮）不敢當，老院哥，請你稟明夫人。

老 僕 好，就稟明夫人。（回頭至歐陽氏處）夫人，現在有一位張爺，名字義甫，願奉相爺回返故鄉安葬。

歐陽氏 是的，張爺的話，我已經聽得明白，老院哥，你向張爺講，我致謝了。（向張一拜）

老 僕 張爺，夫人向你致謝了。

張義甫 （即忙還拜）夫人，別講禮了，我實在不敢當。文相爺爲國捐軀，我的一點兒微薄供獻，實在不足以表示景慕。（轉向衆）喂，你們諸位願意幫忙嗎？同我一塊兒去抬棺木來收殮文相爺的尸體。

大 衆 好，好，咱們一塊兒去！咱們一塊兒去！

在大衆吼聲中，一股急風刮下了台幕。

尾聲

幕啓，舞台同序幕景，男女隊員仍同前，合唱仁義曲——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曲譜附後）

歌畢幕緩緩下。

D. 正 氣 歌

文 天 祥 詞
程 永 浩 曲

3 2 1 | 4 - 4 | 4 - 4 | 3 - - | 5 3 4 | 0 - 6 | 2̇ - 1̇ | 7 - - | 1
5 6 7 | 2̇ - 2̇ | 3̇ 2̇ 1̇ | 6 - - | 5 3 2 | 1 - 4 | 4 - 2 | 1 - - | 1
4 3 2 1 | 1 - 5 4 | 3 2 3 - | 5 6 7 1 | 2 - 6 - | 5 4 3 3 | 1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爲河嶽 上 則爲日星
1 1 3 3 | 2 - 6 - | 6 2 3 1 | 4 2 1 7 | 1 - · ○ | 4 4 3 | 4 | 1
於人曰浩然 沛 乎 塞 蒼 冥 皇 路 當 濟
3 - 6 5 | 3 1 2 - | 6 7 1 2 | 3 - 6 - | 5 2 3 1 | 4 2 1 7 | 1
貞 舍 和 吐 明 庭 時 窮 節 乃 見 - - 垂 丹 青
(男唱) (女唱) (男) (女) (男)
1 - ○ | 1 1 1 1 | 2 2 2 2 - | 1 1 1 2 - | 2 2 2 3 - | 3 3 3 4 - | 1
在齊大史精 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 在漢蘇武節 爲嚴將軍頭
(女) (男) (女) (男) (女)
4 4 4 4 5 - | 5 5 5 5 6 - | 6 6 6 6 7 - | 1 1 1 2 1 - | 2 2 2 3 2 - | 3 3 3 4 3 - | 1
爲嵇侍中血 爲張逆陽節 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 涓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
(男) (女) (女)
4 4 4 5 4 - | 5 5 5 6 5 - | 6 6 6 7 6 - | 7 7 7 1 7 - | 1 1 1 2 1 - | 5 3 4 4 | 1
鬼神泣壯烈 或爲洗江楫 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 逆豎頭破裂 是孰所誇
4 - 5 4 | 6 5 6 7 | 1 - · ○ | 6 1 7 6 6 | 6 - 6 2 | 3 4 3 - | 1
瑯 琅 萬 古 存 當 其 貫 日 月 生 死 安 足 論
6 6 7 1 | 2 - 6 6 | 7 6 5 1 - | 1 1 3 3 | 2 - 6 - | 5 2 3 1 | 1
地柱賴以立 天柱 賴 以 聳 三 綱 實 繫 命 道 義 爲
4 2 1 7 | 1 - · ○ | 1 1 1 2 1 - | 2 2 2 3 2 - | 1 1 2 1 2 - | 2 2 3 2 3 - | 1
之 樑 嗚呼 嗚呼 九 鼎 實 不 力 楚 國 纓 其 冠 傳 車 送 窮 北
4 4 5 4 3 6 | 5 3 2 1 - | 6 6 7 6 | 6 - 6 5 | 6 1 7 - | 3 3 1 2 | 1
扁鵲甘如飴 求 之 不 可 得 陰 房 闕 鬼 火 寒 院 闕 天 崩 牛 驥 同 一
3 - 2 2 | 3 2 1 - | 5 5 1 3 | 2 - 3 3 | 2 6 6 - | 6 6 6 6 - | 1
卓 犖 捷 風 臥 食 一 朝 腐 爲 蓬 分 作 溝 中 瘠 如 此 再 寒 暑
5 5 5 5 5 - | 6 6 7 1 2 - | 6 5 4 2 1 - | 4 4 4 5 | 6 - 6 6 | 5 8 1 - | 1
百沓自辟易 嗚呼 嗚呼 爲 我 安 樂 國 豈 有 他 移 巧 陰 陽 不 能 賊
4 4 3 3 | 2 - 3 3 | 1 3 5 - | 3 - - 3 | 2 1 1 - | 6 - - 5 | 1
顧 此 耿 耿 在 仰 觀 浮 雲 白 悠 悠 我 心 想 蒼
2 3 2 - | 3 2 3 5 | 1 - · ○ | 5 5 7 1 | 2 - 6 - | 5 2 8 3 | 1
天 曷 有 極 何 人 且 已 遠 真 聖 在 風 骨
3 3 4 2 | 3 - 5 - | 1 - - 7 | 6 5 6 - | 3 2 1 7 | 1 - · ○ | 1
風 簷 昆 古 骨 古 道 關 關 色

正 氣

正
氣

D 仁義曲

4/4 文羅 天永 祥培 詞曲

5̣ 6̣ 5̣ 3̣ | 1 — 5̣ 3̣ | 5̣ 6̣ 2 — |

孔 曰 成 仁

3̣ 5̣ 6̣ 1 | 2 — 5̣ 6̣ | 1 2 3 — |

孟 曰 取 義

6 5 0 3 1 0 | 6 5 3 5 | 6 5 6 1̣ — |

惟其 義盡 所 以 仁 至

6 5 3 2 | 3 1 0 6 5 0 | 3 5 6 — 5 6 |

讀 聖 賢 書 所 學 何 事 而 今 而

1̣ — 6 5 | 1̣ 2̣ 3̣ — | 3̣ 2̣ 1̣ — ||

後 庶 幾 無 愧

三七

中
華
民
族
不
會
亡

五
幕
劇

中華民族不會亡（五幕劇）

時間 最近

地點 關外

人物

游擊隊員三十人

劉隊長

麥奇光隊附

畢卓英小姐

畢父

畢母

畢嫂

大煙鬼偽偵探長

流氓偽偵探甲

中華民族不會亡

正 氣

流氓偽偵探乙

中村聯隊長

明月隊長

王壽琴偽司令

偽副長官

偽旅長甲

偽旅長乙

偽旅長丙

日兵六人

女犯甲

女犯乙

着監婆

第一幕

幕慢慢啓，舞台上是一座巨大的森林，這時候正是嚴冬，古老的樹幹都披上了雪衣，地上也是白的，天空可還是不斷的降着大雪。樹林中是一塊空地，空地上有兩座草棚，從樹幹間望出去，遠遠的是兩片高聳着的雪山。幕啓後台上無人，只有雪花隨着伴奏的音樂飛舞，數分鐘後，舞台漸黑，又數分鐘後，在黑漆的舞台中，漸漸生起了紅火，這是游擊隊員甲，在用枯柴生火，在隱約的火光中，隊員乙從台右上——

員 乙 （抱着一捆枯柴問甲）喂，火又給你弄熄啦？

員 甲 （指火）噫，你的眼睛扔到那兒去了，這不是燃得頂好的嗎？

員 乙 這有什麼好，等我來幫你把火生大。（蹲下去加柴）

員 甲 喂，你說我把火弄熄了，現在怎麼啦，火倒給你弄熄了！

員 乙 瞎說，你瞧火不是燃得更大了嗎？

員 甲 這樣的火就算大了嗎？真是笑話，還是等我來幫你的忙。

員 乙 誰要你幫忙？

員 甲 我要幫你的忙。

員 乙 我不要吃你幫忙！

員 甲 我一定要幫你的忙。

員 乙 我一定不要吃你幫忙。

員 甲 什麼幫忙不幫忙，這是我的責任，也是你的責任，他們立刻就要到了，咱們不趕快把火生大，你想幹嗎？

員 丙 （由草棚中出，舉起兩手打着呵欠，他被甲乙吵醒了）你兩個傻瓜在嚷什麼？還不趕快把火生大，時間不早啦！

員 乙 呵，胖豬，你睡醒了嗎？

員 甲 你不做事，在裏面偷懶睡覺，現在還有臉來罵咱們傻瓜？！哼，哼……（蔑視的微笑，乙亦同笑）

員 丙 什麼？你說我偷懶，哈哈，我都是偷懶的人了！我要不是前兩天，把日本鬼子殺得太
多，（他極有勁的比着殺的樣子）我也疲倦了，所以我纔休息一吓，不然，我素來是
很喜歡做事不休息的。

員 甲 呵，你不過殺了一個日本鬼子，你就隨時都在瞎吹了！

員 乙 那一天你不是要睡他媽的一個大半天，你說，胖豬，你還說你是素來很喜歡做事不休息的呵！

員 丙 好了，好了，咱們大家都不說了，你聽，他們不是已經來了嗎？咱們快一塊兒把火生大罷。（蹲下加入生火）

員 乙 （傾聽）噫，他們是來啦！

員 甲 （亦傾聽）咧，是來了。

員 丙 （催促甲乙）喂，快，快，快把火生大呵！

員 乙 現在你條胖豬忙啦！（打丙的後腦袋一下）

員 丙 幹嗎？你要打麼。（舉起拳頭）

員 甲 （止住丙）喂，快去再抱一些柴來加火，你瞧他們已經到啦。（指台右林外）丙望一望指處，見隊伍真到，即回頭跑到棚後取柴。甲乙亦手忙足亂加緊弄火。在暗淡的火光中，一隊游擊隊約十餘人由台右上。

衆 聲 喂，喂，幹嗎你們的火還沒有生起呀？真是幾個傻瓜！

隊員等進入空地上，有坐的，有站的也有取出煙捲來抽的，還有兩個隊員去加入生火。

員 乙 （問丁）幹嗎關隊長還沒有來？

員 丙 （由棚後抱柴一捆叫出）來了，來了，柴來了。（將柴抱去加火）

員 丁 咧，關隊長立刻就要到了。

在隱約的火光中，又一隊游擊隊約二十餘人，由台右上，最先的一個隊員提着一個紅燈做領導，接着是隊員，當中也有兩位女的；過後又有兩個紅燈做領導，麥隊附，劉隊長同着四個抬關隊長尸體的隊員一齊上場。關隊長的尸體是用布裹着的，用一扇木板抬上，上面蓋着一幅舊的國旗，最後也隨着幾個隊員。先到林中的隊員們都起立了；恰巧火也生大了，舞台漸漸全亮。

員 甲 呀，關隊長真來了。

員 己 （喊口令）敬禮！

大家都莊嚴的對關隊長尸體，麥隊附及劉隊長致敬，麥，劉，向衆還禮後，即令將關隊長尸體安置火後空地當中，各隊員在後繞成半圓形。

劉隊長 把關隊長安放在這兒。（指空地當中）

另有兩個隊員即將帶上的兩個木架安好，抬尸體的隊員於是將關隊長安放架上，橫當着舞台，然後退入衆列中。

劉隊長 （向衆講話）各位弟兄，兩位姊妹，咱們這一次作戰又失敗了，游擊隊失敗，本來是常有的事，只要百折不回，咱們是一定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的。可是這一次最大的不幸，是咱們的關隊長給死掉了！關隊長精忠報國，處事待人，都是咱們的良好模範，不用我講，大家全都知道。現在咱們在這嚴寒的深夜，舉行追悼，雖然儀式非常簡單，

但咱們每一個人的心，都是十分恭敬誠懇的，現在就請大家靜默致哀。

劉隊長

現在請麥隊附講話。

麥隊附

（站出列外）大家可以隨便坐下。

有許多隊員坐下了，但有的還仍然站着！

麥隊附

諸位，現在你們大家都看見關隊長是躺在這兒死了，照普通的講就說是犧牲了。但是，我現在要慎重的告訴你們，關隊長他沒有死，他是一粒種籽，他埋葬下去了，就要結出十倍，百倍的果實。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咱們的字典中有也沒有犧牲這一個字。要結果自然要撒種籽，撒種籽是結果實應有的一段過程，不能說撒種籽就是犧牲。諸位，咱們每一個人就是一粒種籽，咱們這些種籽也都是要為國家，民族和人類和平，幸福的果實撒去的，咱們沒有死，沒有犧牲，關隊長更是沒有死，沒有犧牲！

衆鼓掌表示贊佩。

麥隊附

現在請大家一齊唱追悼歌。

衆同唱，唱時有舉手表情的。

偉大的人生，突破了生死，

偉大的人生，如培植果林，
粒粒種籽死，千萬樹叢成。

呵，親愛的隊長，您暫時去休息，

供雪白的心，獻火熱的血，

仰望你英靈，追悼是鞭策，

博愛，平等，自由，和平，

保五千年文化，救四萬萬生靈，

將自己獻與整個人類，

將自己獻與新的前程，

呵，親愛的隊長您是永遠不死，

您是完全得勝！

歌停片刻後，一個女隊員起立發言——

女員甲

（很有精神的站着）麥隊附，劉隊長，我想現在大家除了誠懇的追悼關隊長以外，咱們還應該有一個更新的計劃去打擊敵人，那麼對於關隊長纔有更重大的意思。同時對於關內的抗戰纔更有幫助。

大 衆

贊成！贊成！（也有些人舉起了手）

劉隊長 是的。你（指女甲）講的話很好。（命令她）你坐下罷！（她遵令坐下了）不錯，現在確實應該有一個更新的計劃，唔，但是，這一個更新的計劃，究竟怎樣……？

員 庚 （起立）我覺得現在第一個更新的計劃，就是應該正式的請麥隊附擔任關隊長的職務。

大 衆 （熱烈鼓掌）贊成！贊成！贊成！

劉隊長 關隊長死了，麥隊附是你們這一隊的隊長，這是當然不成問題的事。

麥隊附 諸位對我這樣的好，我是非常的感謝。不過現在重要的事，不是名義的問題，卻是事實的問題。並且不管名義怎樣不同，大家所負的反侵略的責任總是一樣。至於我個人，年紀很輕，經驗也少，隊長的責任，實不敢負。我想最好的辦法，咱們現在把兩隊合成一隊，大家就公舉老成持重，經驗宏富的劉隊長做隊長，那是再好也沒有的辦法了。

劉隊長 （幾乎不讓麥講完話）那不成，那不成，你不能這樣的講，你太十分謙讓了，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用處很少，你正是青年有為，你怎麼能夠推卸！中國除掉了新青年還去希望誰咧？

麥隊附 劉隊長，我並乃是推卸，實在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力量不夠，並且兩隊合成一隊，咱們打擊敵人的力量，豈不也就更加充實了嗎？

劉隊長 那沒有什麼關係，咱們雖則是兩隊，可是常常都在一塊兒工作，力量不是早已經集了嗎？但是，就是一隊人有時也要分頭去幹呀。（環向衆）各位，現在我再來慎重的講一次，凡是贊成麥隊附繼任關隊長職務的人，就請你們熱烈的舉起手來！

大 衆 （熱烈的應聲舉手）贊成！贊成！贊成！

劉隊長 （向前拍麥的肩頭）好了，好了，現在你不能再推讓了，大家既是這樣誠懇的擁護，我想就是關隊長也一定躺在那兒熱烈的盼望你繼續他的責任咧！

麥隊附 劉隊長，諸位，你們對我這樣的厚愛，剛纔已經講過，我是非常的感謝！但是，現在我個人正有一個計劃，就是在安葬了關隊長以後，我要親身化裝到城裏去偵探一次，探明白虛實的情形，然後回來做一個新計劃去攻城；要是能夠攻入城內，我想那對於咱們的追悼關隊長纔會更有意義，對於響應關內的抗戰，纔會有更多的益處，因為咱們要嚴重的造起敵人後方的恐慌，使敵人內部崩潰，咱們纔能夠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大 衆 （興奮的鼓掌）好，好，好，咱們一定要攻入城去！
台中火光滅，舞台即黑，幕下。

（第一幕終）

第二幕

幕漸起，這兒是卓英的寢室，室中自然有床和一切應有的設備，台右有窗，窗前一寫字台，台上燃着魚燭並不十分光明，卓英背着舞台正在伏案寫信，她不是繼續在寫，有時候又握起筆桿想什麼咧。

畢母（從門外上）卓英，你在寫什麼呀？

卓英（放下筆回頭立起）呵，媽，我在寫一封信。

畢母寫什麼信，寄給誰呀？

卓英（上前將母親拉到椅中坐下）呵，媽，你先坐下，我再給你講。

畢母好，好，我坐下，你給我講。

卓英（坐到母親的旁邊）媽，你忘掉了嗎？剛纔我不是給你講過：我今天出去會見一位老太婆，她向我說她知道咱們表哥奇光的消息，當時我問她，她不告訴我，後來我想她要她到咱們家裏來講，她問了地點，答應今天晚上來。

畢母是呀，我沒有忘掉，我就是進來問你，幹嗎這一位老太婆，她還不來咧？因為咱們都在等待着奇光的消息，已經三年啦！這對於你的婚姻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卓英 呵，媽，（當然的有一點悲哀）請你老人家別再講什麼婚姻，咱們希望能夠得着他的消息，乃是因為他是一個有勇氣的男子，他不願意做亡國奴，他能夠替中華民族爭光，所以我現在寫這一封信（指案上信），就是要對他表示尊敬的意思，我希望那一位老太婆能夠替我把這一封信交給他，要是他還活着的話，不過，我，我總是老是疑心他已經……他已經……

畢母 （抱着卓英安慰）呵，孩子，我想你的表哥他一定還是活着的，要不是還活着，那麼那一位老太婆還會知道他的什麼消息咧？！孩子，你說對不對？

卓英 但是，我總常常夢見他給日本鬼子抓去殺死了！

畢母 不會的，他一定不會的，夢死就是得生。呵，孩子，你的信上一定要寫着我和你的爹爹，都是很關心他的，要他好好的保重身體。

卓英 媽，是的，我的信上第一就是寫的你們兩位老人家對他怎樣的關心，然後纔寫到我怎樣的盼望他，和祝他的工作成功。

畢母 呵，孩子，你把信讀給我聽聽好不好？

卓英 好，媽。（到案前取信）

此時外面大門有叩門聲，畢父在外面問——誰呀？是誰？門再響，畢父在外面開門聲——呵，是你！

畢母 (命令卓英) 卓英，你快出去看！一定是那一位老太婆來了。

卓英 (放下已拿起的信紙) 好，我出去看。(由右門下)

卓英在門外的聲音——呀！真是你，快請裏面坐！

畢母 (起身到門前) 呵，真是她來了嗎？

卓英攙着老太婆上，後面跟着畢父。

卓英 是的，她來了，媽。

畢父 呵，我在門口等你很多時候了，老太婆！

畢母 (上前攙老太婆到椅中坐下) 快到這邊來坐，快到這邊來坐！坐下咱們談談罷。(她自己同坐下)

畢父 (上前詢問) 老太婆，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幹嗎你會知道咱們奇光的消息咧？

老太婆 (蒼老而遲緩的音調) 我，我是從鄉下來的，因為游擊隊常常到咱們這兒來，所以，所以我知道一些你們的麥奇光的消息。

卓英 呵，老太婆，我很奇怪，你幹嗎會認識我咧？

老太婆 是的，奇怪，奇怪，我也知道很奇怪！不過，咱們還是先講奇光的事罷，你們，你們不是很想快聽着他的消息嗎？

畢母 好，好，就請你快講給咱們聽罷。

畢 父 好，就先聽你講他的消息。（他也退到椅中坐下來）

卓英特跑到老太婆椅後去注意聽。

老太婆 奇光，你們的奇光，他……

卓 英 （急驚問，畢父母也感覺恐慌）他怎麼啦？

老太婆 他，他是很可憐的，他離開你們已經整整的三年了，在這三年中他真是吃盡了千辛萬苦，受盡了飢寒逼迫，過着那飄泊的游擊隊的生活，他在游擊隊裏的機會還算不錯，他擔任隊附的職務，他也很勇敢，不怕吃苦，他每次作戰都是走在前面，因為他不願意做亡國奴，同時，他更相信中國不亡，中國人不死，中國人不死，就是說明宇宙的真理，人類的正義是不能夠消滅的。今年春天，游擊隊差一點兒攻進了城，那一次也是奇光擔任指揮的。

畢 父 呵，那一次就是他在指揮？！

老太婆 是的，那一次就是他在指揮，不過，後來因為子彈用完了，所以只好退走，這幾個月當中，他們也是非常的奮鬥，最近又來了一次大的攻擊，可是，他們的團隊長犧牲了，麥隊附，你們的奇光，他，他也犧牲了！

畢父母卓英等同時驚懼，並大哭。

畢父母 呵，他，奇光死了？！

卓英 (跑到寫字台去伏着哭) 嗚嗚嗚……

正在大家非常悲痛的當中，忽然老太婆站起來了，彎曲的身子變成了挺直的，她揭去了頭上的假髮，用雄壯的聲音開口了——

奇光 你們別悲哀！奇光沒有死，我就是奇光，姑父，姑母，表妹，你們都不認識我了嗎？

衆均抬頭驚望奇光。

畢父母 呵，你就是奇光！

卓英 (起身走到奇光前) 奇光，你就是我的表哥嗎？

奇光 咧，是的，我就是你的表哥奇光。

卓英 你幹嗎要化裝成一個老太婆咧？表哥。

奇光 我不化裝成一個老太婆，我就不能夠混進城啦！

畢母 (上前拉了拉奇光的手) 奇光，你真是化裝得很好！咱們一點兒都瞧不出來。

畢父 (也站了起來) 呵，你講話的聲音纔真像一位老太婆！奇光。

奇光 咧，要是化裝得不好，聲音做得不像，那就很容易被他們偵察出來。

卓英 呵，表哥，你已經講了很多話，現在你喜歡喝一點兒水嗎？

奇光 表妹，我不喝水。(再向畢父母) 姑父，姑母，你們請仍然坐下罷，我再給你們講講

咱們游擊隊這一次的計劃。

畢父 好，咱們再聽你講。（回坐椅中）

畢母 奇光，你也坐下來講呀！

奇光 姑母，我是很歡喜站的，剛纔我做老太婆已經坐得夠受了，好，（扶畢母坐）你老人家坐下罷！

卓英 喂，表哥，你幹嗎今天會見我的時候，你不明白給我講咧！

奇光 表妹，你沒有看見咱們旁邊走過一隊警察嗎？

卓英 呵，是的，但是，爲什麼你剛纔又要欺騙咱們咧？

奇光 那不過是開口玩笑罷了。

畢父 呵，你開玩笑，可是咱們都流淚啦！

畢母 奇光，我現在真高興，謝天謝地，只要你回來就好了，你表妹的婚姻問題，也就解決了。奇光，我看你最好就別走啦，留在這兒，快給你表妹結婚罷！

奇光 姑母，謝謝你的好意，可是這個不能夠。

畢母 幹嗎不能夠？

奇光 第一，我這次回到城裏來，是擔任偵探責任的，探明白了各方面的虛實，我就要回去，咱們的游擊隊就按照新的計劃來攻城。第二就是我不回去，這兒也不能夠多呆，

因爲戶口是清查得多麼嚴密。

畢母 呵，是的，是的，只是你表妹的婚姻怎麼辦咧？她已經等你多年了。

畢父 （從椅中站了起來。）不錯，我看你們的婚姻問題也應該解決了。

奇光 呵，姑父，姑母，請你們原諒我！我現在還不能遵從你們的意思。（向卓英）表妹，我真對不起你，求你，求你准我講一句不應該講的話，我想，我想你還是不一定等
我——

卓英 （上前抓住奇光）什麼？奇光，你這是什麼意思？

奇光 因爲，我的工作還很多，我的責任還沒有盡夠。

卓英 呵，難道只有你纔能夠工作？纔應該盡責嗎？好，我就立刻同你一塊兒去工作，也盡我應該盡的責任。

畢母 什麼？你同奇光一塊兒去！卓英。

卓英 媽，是的，我同表哥一塊兒去。

畢母 你同他去幹嗎？

卓英 我也去當游擊隊呀。

奇光 表妹，我看你還是別去，姑父，姑母，他們都老了，你應該在家裏侍奉。

卓英 那沒有什麼關係，我走了，還有我的嫂子，可以替我侍奉他們兩位老人家的。

奇光 呵，我到完全把你的嫂子忘掉了。不過，你還是別去的好，因為那種生活實在太苦了。

卓英 太苦了，你以為我不能夠吃苦麼？我已經決心要去，我的決心是無論如何不能夠改變的。

畢母 （相當的恐慌，從椅中起來去拉動呆立着的畢父）喂！你幹嗎老不開口？卓英她要同奇光一塊兒去，你的意思究竟怎樣？

畢父 是呀，我正在想，把我也難着了。我想，我想卓英她走，到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女孩子長成了，是要出嫁的，老是留在家裏，現在的社會這樣壞，也恐怕發生其他的問題。何況卓英她走了以後，還有她的嫂子照看咱們兩個人。卓英的嫂子，自從她哥哥給日本鬼子殺死了以後，幾年以來在咱們家裏，都是很忠心的，她一心一意的看養着小孩，和管理家事。不過，卓英現在跟奇光去，住的沒有一定，吃的沒有一定，過着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的游擊生活，這卻不大很好。可是我又想到，卓英要是真的同奇光去當游擊隊，殺死幾個日本鬼子，替她哥哥報報仇，也是很好的。

卓英 （高興得一跳）好好，我去殺日本鬼子替哥哥報仇！

畢母 卓英，但是，我還是不要你走，因為我只有你這一個女孩子！（她已經非常悲哀了）
奇光 表妹，你最好還是別走！瞧，姑母對你是多麼的痛愛，你要是走了，她老人家一定是

非常悲哀難過的。

卓英

（走過去抱着畢母）媽，我知道你是痛愛我的，不過，我就呆在家裏，也不會平安，你知道的，媽，那一個給日本鬼子做走狗，當什麼偵探長的大煙鬼，最近他老是給我胡鬧，要是我現在不走像剛纔爸爸講的，現在的社會這樣壞，恐怕將來也許會發生什麼不好的問題，到那時候又怎麼辦咧？媽。

畢父

對了，我也就正在擔心這一件事。

畢母

唔……我想，我想那是不會有的事罷，若是有誰欺侮我的女孩子，我就一定給他拚我的老命。

畢父

拚掉老命！你想想，那一些壞蛋是你給他拚掉老命，就可以無事的嗎？

畢母

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咧？

卓英

媽，所以還是求你准我走罷！

奇光

嚶，這就是咱們被壓迫的痛苦呵。

畢父

（決定了）不必再講了，我就讓卓英同奇光走罷。

卓英

（很高興的跑過去抱着畢父）爸爸！你真的答應了讓我走嗎？

畢父

是的，我真的答應讓你走。

卓英

（笑）哈哈……真是我的好爸爸。

畢 母 呵，（向畢父）你答應讓他走，你真的答應讓她走……（哭並退坐椅中）嗯呢……我的女孩子！我用盡了心血纔養大的女孩子……

卓 英 （即到母前安慰）媽，媽！

門外大門忽有敲門聲，衆均驚，敲聲轉急，並有急促聲音——開門，開門，快開門呀！

畢 父 誰呀？誰呀？（應聲至內門口）

聲 音 快開門呀！偵探長來了！快開門！（又是急迫的敲門聲）

畢 父 （回身向衆人小聲的）聽見嗎？大煙鬼偵探長來了，怎麼辦？

奇 光 呵，大煙鬼偵探長來了？

卓 英 他這時候來幹嗎？

畢 母 他來了，他要是來欺侮我的女孩子，我就立刻給他拚命！

在衆人驚惶中，叫門聲及敲門聲更急，更重。

畢 父 （勸止畢母）別叫，別叫！（轉向奇光）奇光，你快到裏面去躲避一下。

卓 英 好，我同你到裏面去。（取了寫字台上的信，攙奇光由台下）

同時外面大門被打倒了，砰的一聲，大煙鬼偵探長帶着兩個流氓——也就是偽探進來了。

大煙鬼 混蛋，不開門，不開門咱們還是進來了。

畢 父 是，是，偵探長，請裏面坐！（再請二流氓）你們兩位也請坐。二流氓對畢父釘了一眼，腦袋向上一望。

畢 母 你，你們這時候來幹嗎？

大煙鬼 呵，這時候，這時候不應該來！哼，哼，你知不知道？你們是我所管的百姓，我是偵探長，我高興什麼時候到你家裏來檢查，我就要來檢查。哼，誰敢反對？！

畢 父 呵，檢查，檢查什麼咧？咱們是很規矩的人家，偵探長。

大煙鬼 檢查什麼，檢查一個女人。

畢 父 呵，一個女人，偵探長，咱們家裏沒有什麼女人，除了咱們家裏自己的幾個人以外。

大煙鬼 嘿嘿，有，有一個特別的女人。

畢 父 （非常驚惶，但是不能不壓住）呵，偵探長，唔，偵探長，那兒還會有什麼特別的女人咧？

大煙鬼 哼哼！（看了兩個流氓一眼，意思是要他們到裏面去搜。）兩個流氓得令，就向裏面鑽，畢母即上前攔住。

畢 母 不能，不能，你們不能夠到裏面去！

流氓甲 （取出手鎗來）混蛋，你敢不要我進去，不要我進去我就打死你！

畢 母 (仍然攔阻) 你打，你打，我不怕，你打！

流氓乙 你再擋，咱們就真的要打了。(也取出手鎗)

畢 父 (也上前攔住) 別打！別打！你們兩位請坐一坐，這裏面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檢查。

大煙鬼 哼，哼，憑你說沒有什麼東西檢查，咱們就不檢查了嗎？嘿，(上前抓着畢母) 滾開！剛纔我不是講過要檢查一個女人麼？(極力推畢母)

畢 母 (盡力掙扎) 你這強盜，大煙鬼！

兩流氓 (幫助大煙鬼將畢母推倒床上) 滾開呵！

畢 父 嘎！(急上前扶起畢母，她已氣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唔唔……)
大煙鬼 哼，(釘了畢母一眼) 你再來擋罷，現在我要進去檢查了。(開門入內，但他還沒有進去，卓英已經出來了。)

卓 英 偵探長，你是要檢查我這一個女人嗎？

大煙鬼 (退出來) 呵，畢小姐，你真聰明，你什麼知道我要檢查你咧？嘿，幾天不見，你更漂亮了，畢小姐。

卓 英 別胡說！你究竟是來幹嗎的？你講，咱們家裏有什麼應該檢查？

畢 母 卓英，你，你別給他講，他是強盜。

流氓甲（舉鎗一吓）你再說強盜，我就打死你！

卓英。（到畢母前）媽，你怎樣啦？

畢母 我沒有怎樣。

大煙鬼 喂，畢小姐，跟我走罷！

卓英 我爲什麼要跟你走？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大煙鬼 我要檢查你！

卓英 你要檢查我什麼？你要檢查我什麼？

大煙鬼 我要檢查你的，檢查你的，嘿嘿，檢查你的那個……哼，檢查你的思想。

卓英 呵，檢查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有什麼不好？

大煙鬼 那，那就要你跟我去檢查了，纔能夠宣佈。

卓英 我不跟你去。

大煙鬼 我要你跟我去！

兩流氓（上前拉卓英）走！走！

畢母（起身阻攔）強盜，你們不能夠動手拉我的女孩子！強盜！

流氓甲（拉開畢母）什麼強盜不強盜，我打死你！

大煙鬼 嘿嘿！

流氓乙（仍拉卓英）走，快走！

卓英（掙扎）我死也不走！

畢父母（上前阻擋流氓乙）你不能够拉她一個小姑娘走！要走我同你們走好啦。

大煙鬼 嘿嘿，誰要你這一個老頭兒跟咱們一塊兒走。

兩流氓（極力拉卓英）快走，快走！

卓英（全力掙扎）我不走，我無論怎樣都不走，你們就把我鎗斃在這兒罷。

卓英雖全力掙扎，但力不足，仍被兩流氓拉至門口，畢父母此時均上前阻攔，大煙鬼又去阻攔畢父母。

畢父母 你們不能夠拉她走！你們不能夠拉她走！

大煙鬼 剛纔不是講過了嗎，你們要她去檢查思想，檢查了就會放回家的。

正在彼此阻攔的時候，奇光仍化裝老太婆由內門出。

老太婆（仍是蒼老而遲緩的音調）喂，喂，你們別忙，聽，聽我講……

大煙鬼 呵，你是什麼人？誰聽你講！（轉問畢父）哼，她是你們的什麼？

畢父 唉，唉……

大煙鬼（再問畢母）快說，她是你們的什麼？

畢母 唔，唔……

卓英 她是我媽的姐姐。

大煙鬼 嘿嘿，你媽的姐姐，哼，你瞞不過我，我知道，你們家裏從來沒有這一個人。

老太婆 我，我是她（指畢母）的姐姐，今天剛從鄉下來的。

大煙鬼 哼，今天剛從鄉下來的。（轉問畢父）你們到局裏去報告過沒有？她到這兒來。

畢父 唉，還，還沒有。

大煙鬼 幹嗎不去報告？

卓英 因為她來得很晚，所以預備明天去報告。

大煙鬼 嘿嘿，明天纔去報告，你們不知道沒有報告，得着准許，擅自留人在家裏過夜是犯法的嗎？哼，這當中一定有道理。（命令流氓甲）喂，你到裏面去檢查。

流氓甲 （執鎗由內門下）

卓英 （向大煙鬼莊嚴的）我現在慎重的給你講，你別因為日本鬼子給你們鴉片，白面，嗎啡抽，你就給牠做真實的走狗，來殺戮自己的同胞，其實那就是給你的毒藥吃，用來害死你的，並且你也得細細的想一想，你究竟還是一個中國人。

老太婆 對的，對的，你應該想一想，你還是一個中國人。

大煙鬼 嘿嘿，中國人不中國人，那我可不管，我只要是人就得啦。

卓英 哼，像你這樣的行爲，你是人，你是沒有靈魂的死人。

大煙鬼 呵，你罵我，你敢罵我，我就一鎗打死你！

流氓甲 流氓甲從內室拉了一個女人出，同時內面發出一個孩子的哭聲，并不斷的叫着媽媽！這裏面還有一個女人。

畢 父 這，這是我孩子的媳婦呀！

大煙鬼 嘿嘿，你孩子的媳婦，還不錯，也有相當的漂亮，好，（命令流氓）咱們把她也帶去一塊兒檢查。

流氓甲 （拉着卓英的嫂子）走！走！

卓 嫂 （戰慄不止）我，我要進去抱我的孩子呀。

流氓乙 （拉着卓英）快走！快走！

大煙鬼幫助兩個流氓向外面拉，卓英和她的嫂子均極力掙扎，內室裏面的哭聲和叫媽聲，更加巨烈。

畢 母 （盡最後的力量，上前拖住大煙鬼）我，我死也不讓你們這些強盜把我的女孩子和兒媳婦搶走！

老太婆 （乘機上前搶大煙鬼手中的鎗，但未搶得）

大煙鬼 呵，你幹嗎！（即向老太婆開一鎗，老太婆應響倒地，跟着踢畢母一脚，畢母退後，又補上一鎗，畢母倒斃。）

畢 父 (大驚) 呵，你開鎗打人！

卓 英 呀！(急暈，幾至倒地，被流氓乙抱住)

卓 嫂 呵，你們，你們……(哭聲不能再講)

大煙鬼 走！

兩流氓 走！走！

同時窗外怪風一股如鬼嘯，將窗撲開，案上魚燭吹滅，舞台即黑，幕亦下。

(第二幕終)

第三幕

幕啓，滿舞台盈着笑聲，這兒是一個宏敞的大廳，壁間有燈，台中左右各有巨柱一，硃色，後面正中是一道圓門，門內有屏。台右巨柱前設有沙發等座位；台左巨柱前，是一桌豐盛可是剛剛食殘了的酒席，所以賓主們正在狂歡大笑。

狂笑約一分鐘。

中 村 夫夫夫，啾啾啾，（怪笑）喂，再來兩瓶啤酒！（命令站在旁邊的侍兵甲）夫夫夫，啾啾啾……

兵 甲 是。（由圓門下）

中 村 （從椅中搖搖擺擺的站起來）咱們今天晚上真高興；夫夫，真痛快！痛快！一吓就喝了幾十瓶啤酒，啾，可是我還覺得沒有喝夠。啾啾啾……

壽 琴 當然呵，聯隊長的酒量是大極了！

明 月 我瞧你的酒量呀，真有海那樣大！

中 村 夫夫夫，我是啤酒海，我是裝啤酒的海！

兵 甲 （持酒由圓門上）酒來了，聯隊長！

中村 快打開！（舉杯接酒）

兵甲 （將酒瓶打開，與中村斟滿。）

中村 喂，給他們都斟起！

旅長甲 （起來）報，報告聯隊長，我，我實在不能再喝了。

旅長乙 （也站起來）報告聯隊長，我也實在不能再喝了。

中村 不准，不准，無論誰都得陪我再喝一杯。

副官長 好，好，咱們就再陪聯隊長喝一杯罷。

兵甲與衆斟酒，衆均舉杯起立。

壽琴 咱們喝這一杯，祝聯隊長萬歲！

衆人 （撞杯高叫）聯隊長萬歲！聯隊長萬萬歲！（叫後將酒喝盡，彼此又相狂笑坐下。）

中村 萬歲，萬歲，我，我長生不老了，夫夫，啾啾……（見瓶中尚有餘酒）呵，還有一點兒酒！（舉瓶喝了）

旅長丙 聯隊長一定，一定是長生不老！因為，因為你能夠喝這樣多的酒。（腦袋搖了兩搖）

明月 喂，讓我唱一個長生歌來慶祝你，好不好？

中村 （點頭）好！

衆人 （鼓掌）歡迎，歡迎！

明月（站起把領更拉開了，又再摸一摸喉管）唔，唔，（振起精神唱了。）

都拉，都拉，客利都拉，

沙馬樂，馬沙樂，黑狹克麻脫，

提拿梯古啞，烏脫龍骨哇，

海特唛馬時，哥雜鐵突塔，

嘿達，嘿達，拍提夫啞，

里尼梭墨枯拖麻立呀！

喂，喂，喂，

樂夷狼達哦時達妄塔！

喂，喂，喂，

樂夷狼達哦時達妄塔！

中村（阻止明月）得了，得了，你別再唱了！你唱的什麼？

明月（仍是十分神氣）樂夷狼達哦時達妄塔！

中村什麼？你是王八，你是大王八！

明月嘿，聯隊長，我唱歌祝你的長生不老，你幹嗎罵我咧？

中村夫夫夫，不是我罵你，是你自己唱的。夫夫，唛唛唛……

壽琴 明月隊長，聯隊長不會罵你的。

明月 嘿嘿，聯隊長罵一罵那有什麼關係咧！其實，我，我給你們講呀，人那兒會長生不老，只有王八纔真是不老！

衆人 （齊笑）哈哈，嘿嘿，火火，唔唔……

中村 （只有他笑了一笑忽然想起了）噫，這個不對，你既是唱歌祝我長生不老，現在，唔，現在你又講只有王八纔真是長生不老，那，那你不是罵我嗎？唔，你敢罵我（棹上一槓，擊得杯盤直跳。）

明月 （連連鞠躬）不敢，不敢，小隊長不敢。

衆人都驚懼了，但是中村忽又變成笑臉。

中村 噫噫，大隊長罵一罵那有什麼關係咧？其實，我我給你們講呀？咱們都想長生不老，是不是？你們講，夫夫……

衆人 是，是，是的，咱們都想長生不老。

中村 但是，有誰敢罵咱們都是王八！（站起來指着旅長甲問）你敢不敢？

旅長甲 （起立敬答）不敢。

中村 （又問）你是不是王八？

旅長甲 不是。

中村 (再問) 你想不想長生不老？

旅長甲 想。

中村 你既是想長生不老，人那兒會長生不老，只有王八纔真是長生不老，那麼你幹嗎不是王八？

旅長甲 呃，呃……

中村 快講！你是不是王八？

旅長甲 (無法了，只得勉強的) 呃，呃，是，是。

衆人都笑了，甚至兩個侍候的兵士，但是都不敢笑出聲。

中村 嘿，我的好旅長！你有王八，你就會長生不老了！夫夫，咦咦……

明月 王八還不錯！究竟還不是忘八蛋。嘿嘿……

中村 喂，現在什麼時候了？

壽琴 (即看自己的錶回答) 已經十一點鐘了。

中村 呵，十一點鐘已經不早啦。夫夫，嘿嘿……你們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快一點兒表演出來，大家快樂快樂！

衆人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表演的。

中村 呵，你們都不表演，那麼讓我來表演好不好？

衆人（鼓掌）好，好，歡迎，歡迎！

中村（取了一枝煙出來）喂，不忙，等我抽一枝煙。（看了侍兵乙一眼）侍兵乙即上前取火與中村燃煙。

中村（吸一吸煙）注意，你們注意！我現在要變一套戲法，呵，你們都不抽煙？

衆人（吸一吸煙）注意，你們注意！我現在要變一套戲法，呵，你們都不抽煙？

中村（吸一吸煙）注意，你們注意！我現在要變一套戲法，呵，你們都不抽煙？

壽琴（吸一吸煙）注意，你們注意！我現在要變一套戲法，呵，你們都不抽煙？

明月（吸一吸煙）注意，你們注意！我現在要變一套戲法，呵，你們都不抽煙？

衆人（均笑）嘿嘿，大魔術家！哈哈，大魔術家！

中村（命令衆人）現在大家把手鎗子彈給我。明月隊長你的可以不給。

衆人繳鎗彈與中村。

中村（命令兵甲）把繩子拿來！

兵甲將預備的繩子送中村。

中村（命令副官長）你把他（指壽琴）捆在那個柱上！（指台左巨柱）

副官長（即起立）報告聯隊長，我怎麼敢捆王司令咧？

中村 你幹嗎這樣傻，這是變戲法做來玩的，有什麼不敢！快去捆！

壽琴 （自己起身走到柱前）沒有什麼關係，副官長你來捆我好啦！這是聯隊長高興變戲法給咱們看呀。

副官長 （起身去捆）好，好，那我就來隨便捆一捆罷。

衆均離座分站兩旁觀看。

中村 要捆緊，不能隨便捆！捆不緊這一套戲法就變不好。

壽琴 喂，副官長，捆緊一點兒沒有關係，捆罷！

副官長 好，捆緊，捆緊。

中村 （叫明月）你過去瞧一瞧捆緊了沒有？

明月 （過去看了一遍）已經捆緊了。

中村 （自己過去視查）好的，已經捆緊了。（轉向衆）現在請你們注意！軍官要變美人了。但是變的時候非常奇怪，你們不能夠看！要閉上眼睛，王司令你也要閉上，聽着我拍掌，你們纔准開眼，好，現在你們閉上眼！

衆閉眼靜候。

中村 （向兵甲一指）

兵甲卽出圓門外，片刻卽將卓英帶上，她已憔悴一些了。

中村 (將卓英拉至壽琴旁站住後拍手)好了，現在請大家打開眼睛看！
衆開眼看見卓英，均不認識，很奇怪，惟壽琴自知事洩，甚驚懼。

明月 呀，奇怪，真是一位美人，變得很好！(鼓掌)

衆人 (鼓掌)變得很好！變得很好！(惟壽琴無言)

中村 你們瞧這一位美人，漂亮不漂亮？唵唵……

衆人 漂亮，漂亮！

卓英氣忿的側着頭。

明月 美人當然漂亮！

中村 你們認不認識這一位美人？

衆人 (搖頭)不認識，不認識。

中村 夫夫夫，唵唵唵，王司令，你，你認不認識她咧？

壽琴 呃，呃……不認識。

中村 呵，唵唵，你也不認識，你也不認識，好，你們都不認識她，聽我給你們講：她的名字叫畢卓英，她是咱們偵探長大煙鬼的未婚妻……。

卓英 哼，誰是她的未婚妻？

中村 (阻止卓英)喂，你別嚷，聽我講，我是幫助你的。

卓英 誰要你幫助我！

中村 (繼續前言) 現在因為她不願意給大煙鬼結婚，所以大煙鬼把她搶到家裏去，但是剛到家裏，就被咱們的王司令搶去了。夫夫夫，咳咳……

壽琴 報，報告聯隊長，這一件事還得要說明：第一，她，她並不是大煙鬼的未婚妻，剛纔她已經否認。第二，我並不是搶她，我正是要救她。

中村 咳咳……你要救她，像你這樣的混蛋，你會救她！現在我纔是要真實的救她。夫夫夫……

卓英 哼，你們這一羣都是吃人的野獸，誰要你們救我，我是正大光明的，誰配救我？

中村 (命令兵甲乙) 快快把她(指卓英)帶下去，免得她在這兒胡鬧。
兵甲乙上前拉卓英下。

卓英 (走着說) 我看你們敢把我怎樣？

中村 (待卓英走了) 夫夫夫，咳咳咳，(上前拍拍壽琴的肩頭) 王司令，對不住你，剛纔我罵你，是給你開玩笑變戲法的，你原諒，原諒！現在我又把你的美人搶了。夫夫夫……

壽琴 (驚懼的烏雲至此纔撥開了) 呵，聯隊長，聯隊長，你老要是愛這一個女孩子，我就當然敬獻給你啦。

衆人（也拾回了驚掉的心子）好，好，咱們給聯隊長賀喜！賀喜！

明月 唔，唔，聯隊長又可以多嘗一種味兒了！

壽琴（懇求中村）請，請聯隊長現在把我放啦！我，我的手已經捆得很痛了。

中村 還不能夠放。現在請大家注意，我要變第二段戲法，好機會當場加官了。

衆人 好，好！

壽琴 那麼，請聯隊長快一點兒好不好？

中村 快，很快！（走到桌前取了一隻衆繳的手鎗）大家請看！這是一隻很好的手鎗。（又取子彈裝上）現在我把子彈裝進去。夫夫夫，啾啾啾……（交鎗與副官長）你把鎗拿着，現在我給你一個好機會，（突變厲叫）你把這一個混蛋（指壽琴）立刻給我鎗斃了，我就立刻昇你做司令，代替他的職務。（很快的取出自己的手鎗向着副官長）快！快把這一個混蛋給我鎗斃了！

副官長 聯，聯隊長，這，這不是變戲法呀！

中村（鎗逼副官長）開不開鎗？不開鎗我就先打死你。

壽琴（已經戰慄）報，報告聯隊長，我，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幹嗎要鎗，鎗斃我？

中村 你犯的很多罪，你自己明白，我現在沒有功夫給你講（再逼副官長）快開鎗！

旅長乙（立定敬禮）報告聯隊長！咱們衆人給聯隊長求情，求你別鎗斃王司令！

中村 哼，不准開口！要是有人再開口，我就先鎗斃誰。（又逼副官長）快，快開鎗！

副官長 我，我怎麼能夠開鎗？他是我的長官，並且，他，他素來待我很好。

中村 我不是你的長官嗎？你敢不聽我的命令！你得仔細的想一想，這是你一生最好的機會，你鎗斃了他，你就立刻做司令，你不鎗斃他，就是違抗我的命令，你就先死！

副官長 ……（腦子中起着巨烈鬪爭）。

明月 真是傻瓜！昇官都不好，你想，死！

中村 快開鎗！快！

副官長 （片刻後，逼得無法，已經掉下眼淚，三個旅長已暗哭了）好，我，我，我開。（舉起鎗好幾次，最後只好向壽琴砰的一鎗）

中村 （大笑）夫夫夫，啾啾啾……

明月 （亦大笑）唔唔……這纔是聰明的辦法！

壽琴 （在柱上快要死了）我……我……我早知道，呃……（低頭死了）。

中村 （問衆）你們看我這一套戲法變得好不好。

衆人 好！好！好！

明月 不錯，真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戲法！

中村 夫夫夫，喂，今晚上的事，無論誰不准宣佈，就說是王司令在這兒開重要的會議，因

爲他發表議論很多，熱心過度，當場腦流血死了。現在王司令的職務，由副官長去昇任，並且追贈王司令爲陸軍上將。明天我就辦公文到政府去備查。夫夫夫，咳咳咳……（狂笑不止，聲震全台）。

衆均默然。幕下。

（第三幕終）

第四幕

幕啓，台景成三角形，右面是玻璃大窗，窗外是黑暗的天空，左面有門通出入，室內設桌椅，床被，有電燈，卓英被囚於此。門外有衛兵，時間當然是晚上，並且恰逢着一個特奇的天氣，窗外吼起風聲，黑空時時掣着電閃，隱隱的雷擊起戰鼓，似乎有一場鬪爭就要開始了。

卓英（靜伏在床上）。

衛兵（在門口來回監視）。

卓英（片刻後，離床慢步至桌前，眼望着窗外，再聽着雷聲）呵，雷，你爲什麼不發出巨烈的吼聲？我，我願意借你發洩我的怒氣，呵，咱們整個民族的怒氣！

衛兵（站在門外問）畢小姐，你一個人又在講什麼呀？

卓英（看了衛兵一眼，仍望窗外）。

衛兵畢小姐，沒有聽着嗎？我問你一個人又在講什麼呀？

卓英哼，你管我講什麼！

衛兵（進室內來了）呵，畢小姐，嘻嘻，我已經聽着了，其實呀，你不必發怒，也不必憂

愁。

卓英 滾出去，你趕快給我滾出去！誰要你來管我！

衛兵 好，我出去，我出去，不過我是好心勸你，安慰你呀，你又何必拒絕？

卓英 我不需要誰來勸，我也不需要誰來安慰。

衛兵 呵，畢小姐，勸一勸，安慰一吓，有什麼關係咧！其實呀，我是很同情你的。

卓英 哼，你很同情我，你很同情我什麼？

衛兵 咳，咳，我，我覺得咱們的聯隊長不應該欺侮你，畢小姐。

卓英 呵，你覺得聯隊長不應該欺侮我？

衛兵 咳。

卓英 奇怪，看不出你還是一個好人。

衛兵 咳，我是一個好人，其實呀，我的心真是很，很慈善的。

卓英 那麼你既是一個好人，你就應該放我走呀。

衛兵 這，這個可以的。

卓英 （驚喜異常）呵，你真的可以放我走嗎？那你真是好人，我，我永久不會忘記你的恩

典。我，我要回去看我的爹媽，還有還有……我不知他們現在怎樣，真是把我已經愁死了。

衛兵 畢小姐，你真的想走嗎？

卓英 是的，你不是剛講過可以放我走嗎？

衛兵 可是我有個問題要問你，畢小姐。

卓英 什麼問題？你問罷。

衛兵 咳，咳，就是，你愛不愛我？

卓英 呵……

衛兵 （上前一步）畢小姐，我，我不是比聯隊長年輕得多嗎？我的心也很慈善，我不會欺侮你的。

卓英 （退後一步）你，你給我立刻滾出去！哼，你還講你是什麼好人，給我滾出去！快滾出去！

衛兵 卓小姐，你不需要我放你走了嗎？

卓英 我不需要誰放我走，我正光明的就在這兒也沒有什麼恐懼！

衛兵 咳，畢小姐，你知不知道？

卓英 什麼我知不知道，我不願意知道什麼，聯隊長要抓我去鎗斃是不是？不必你講，我早已經知道的。哼，我只可惜我要幹的事還沒有幹！

衛兵 呵，畢小姐，我不是問你知不知道聯隊長要抓你去鎗斃不鎗斃，就是聯隊長要抓你去

鎗斃，我拚掉老命也要想法救你的。

卓英 那麼，你問我知不知道什麼咧？

衛兵 我，我是問你知不知道，雖然你不愛我，可是我是很愛你的。

卓英 哼，你愛我，你愛我……

衛兵 咳，我愛你，因為你生得很漂亮！

卓英 哼，你全不想一想你是什麼東西！

衛兵 呵，我是什麼東西，我是大日本帝國的皇軍。

卓英 你，你不是人，你是吃人的野獸！

衛兵 你敢罵我！你要罵我，我也不給你講禮了。（上前抱着卓英強逼接吻）。

卓英 （盡力反抗）打，打你這一個野獸！

窗外雷電加緊，正在這時候，聯隊長進來了。

中村 唔。你在幹嗎？

衛兵 （非常驚懼，即放開卓英，退在旁邊立正）報，報告聯隊長，我，我沒有幹什麼。

中村 沒有幹什麼，我已經瞧見了。（走到門口叫外面另一個衛兵）喂！

另一個衛兵入立正。

中村 把他帶去關上！

另一個衛兵帶走了前一個衛兵。然後中村整理了衣裝和鬚鬚走到窗前去拍了拍正望着暗空的卓英。

中村 夫夫夫，啾啾啾，你別生氣，畢小姐，你別生氣，我現在先把他關上，挨一會兒我再重重的打他一次。夫夫夫……

卓英 （回過頭來）你，你們這一些野獸，要殺我，就趕快把我殺掉罷，鎗斃，砍頭，什麼，無論什麼都好。

中村 啾啾……小姑娘，你真生氣啦！我不是給你講過四次了嗎？你一生氣我就更愛你，因為你生氣的時候，兩個臉子氣得紅紅的就更漂亮了！夫夫夫……

卓英 哼，你別故意講這一些話，這一些話對我講始終是沒有用處的。

中村 聰明的畢小姐，你想一想，你的生命已經在我的手中了，你不答應我又有什麼用處咧！還是別給我胡鬧，好好的答應我罷。

卓英 哼哼，答應，答應什麼？

中村 呵，夫夫……你還故意裝做不知道，我已經給你講過幾次我要你好好的化裝一吓，你生得很漂亮的，要是再化裝一吓，那，那真是一位仙女了！陪我去喝喝酒，咱們倆都喝醉了，然後，然後咱們就好好的睡一次。啾啾……（上前去摸卓英的臉）。

卓英 （退開）哼，你這種下流的樣子，講出些下流的話，你就是皇軍的聯隊長！哈哈

哈……

中村 你別笑我，咱們皇軍中的長官，愛女人的就很多，他們抓着一個女人要怎樣就怎樣，那兒還像我這樣的麻煩，講什麼我愛你！

卓英 誰要你講什麼愛不愛！

中村 不過，我也是真實的愛你，因為你很漂亮，又很年輕，所以纔這樣的麻煩，從王司令家裏把你接來。喂，我不是給你講過，就是因為你，我在那一天晚上，已經把王司令鎗斃了。你要是不答應我，那真是太對不起我了！

卓英 哼，你講得真好聽，就是爲了我鎗斃王司令，王司令，王司令賣國的漢奸，走狗，你鎗斃一條走狗給我有什麼關係？其實，他早就是死了的，不過還剩着一塊沒有腐爛的肉罷了！

中村 夫夫夫，你很會罵人，你罵得很好！啾啾……你罵他給我一點兒也沒有關係，不過，我的事，你總得答應我。不然，我，我也不講禮了，乾脆一句話，難道我對你一個亡國奴都沒有辦法嗎？

卓英 哼，什麼？誰是亡國奴？

中村 呵，呵，你不是亡國奴，你是大滿洲國的國民。啾啾……

卓英 什麼大滿洲國，誰不知道是你們玩的傀儡戲。呵，你罵我是亡國奴，我知道你的意

思，你是講中國亡了。可是，我慎重的告訴你，中國沒有亡，中國永久不會亡！中國人不願意做奴隸，中國人也不會死！中國存在就是宇宙的真理存在，中國人不死，就是人類的正義不死。

中村 夫夫夫，啾啾啾，真是小姑娘，小傻子，還在講什麼中國沒有亡，中國人不死。你算一算東北給咱們佔了幾年？現在，華北、華東、華南、華中、都是咱們的；什麼上海，南京、北平、漢口、廣州，你們中國所有的重要城市，都給咱們佔啦，不久咱們就要打到四川，西藏去，你還能夠講中國沒有亡嗎！你講中國人不死，那正是咱們皇軍的大恩，不殺你們。夫夫夫……

卓英 哼，你別講得那樣高興，中國不會亡，中國人不死！

中村 已經亡啦！死不死是要瞧咱們大日本怎樣，咱們要你們死就死，咱們要你們活就活。你真講得高興，剛纔你叫我小傻子，哼，你纔是一個大傻子，你講一講中國亡了，中國就真的會亡了嗎？你還講什麼要中國人死就死，要中國人活就活，不錯，真是很好的夢想！現在你規規矩矩的坐下，我來詳細的講給你這一個大傻子聽聽。

中村 （退後坐下）好，我就坐下聽你講。（取煙抽）

卓英 第一，你們雖然暫時可以搶奪中國很多的土地，可是你們不能夠搶奪中國人的心，並且相反的你們搶中國人的土地越大，中國人自衛抵抗的心就越強。

中村（搖頭）不對，不對，中國人那兒能夠自衛，怎麼能夠抵抗咱們的皇軍！

卓英 第二，你們不能夠控制中國的軍火，現在中國本身既能夠製造相當的武器，又更能夠得到國際的同情，買進大批的軍火，那麼她有很多決心抗戰的人，拿着很多武器來給日本長期抗戰，日本有什麼方法來滅亡她咧？日本的人力，物力能夠支持多久？

中村 呵，瞧不出你一個小姑娘，還能夠講這樣的話！但是，你還是講得不對，中國自己造的武器很少，很少，所有的海口都給咱們封鎖了，軍火已不能夠運入？

卓英 海口自然是被你們封鎖了，可是他西邊的新路線又開闢好了，你們又有什麼辦法去封鎖咧？

中村（站了起來）有辦法，有辦法，咱們大日本的空軍陸戰隊，喂，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空軍陸戰隊？空軍陸戰隊就是用飛機載步兵到你們的後方去，像海軍陸戰隊上岸去作戰一樣，所以呀，咱們大日本有一天要用五千架飛機，載十萬軍隊到你們中國的西邊去封鎖新開的國際路線，並且解除你們最後的抵抗力，夫夫夫，啵啵……

卓英 好，你們快去罷，我想那邊一定有很好的禮物在等候你們去享受。

中村 是的，是的，那邊有天府之國，有金鑽，有鹽，還有……還有……

卓英 還有十萬把大刀，在等候你們去享受殺頭的滋味兒。

中村 呵，殺頭，夫夫……啵啵……

卓英

現在你聽着我給你講，中國不會亡的第三個理由，就是你們不能夠控制中國的經濟，中國自從實行法幣政策以來，她的經濟在國內非常穩定，在國際得着保障，所以能夠給日本長期抗戰，並且中國本身物產非常豐富，抗戰以後開發起來就可以建設一個新的強國，你們日本本身就非常貧窮，這次侵略戰爭以後，一無所得，將來必定窮得無法，所以國際的各個強國相信和同情中國，願意借款給她自力更生，建設新的中國，卻不相信，並且懷疑日本，借款給你們去作冒險的侵略。

中村

不對，不對，小傻子，你沒有瞧明白，中國的物產，咱們早就調查清楚了。現在咱們已經把中國佔領，那些什麼，什麼，所有的物產，都是大日本的了。

卓英

你們已經把中國佔領，你們已經把中國佔領！哈哈……是的，你們已經把中國的幾條鐵路線佔領，可是離開鐵路的地方，你們敢去嗎？就拿這兒東北來講罷，給你們佔領的時間，不能不算很久了，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是有游擊隊的活動，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咱們中國正規軍正式反攻的時候，那廣大的游擊隊響應起來咱們收復失地，一定比你們搶奪的時候還要來得迅速。這一點也就是我要給你講的，中國不會亡的第四個理由。

中村

（上前用手掩卓英口）不准再講了，不准再講了！像你這樣的腦子，不僅是小傻子，簡直是神經病。

卓英（撥開中村的手）我要講，我要講，我還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證明中國不會亡。

中村（取出了手鎗）你再講，我就立刻鎗斃你？

卓英（挺胸上前）我早就要你殺死我，你快鎗斃罷！

中村鎗斃就鎗斃！（向卓英開鎗，但鎗中無子彈）。

此時窗外雷電忽又加緊。

卓英（以爲真被鎗斃，便舉手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你幹嗎不開鎗？（低頭一看始知鎗無子彈）你裝上子彈好啦！

中村（收了鎗，另外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匣子）我給你開玩笑的，我的畢小姐，我要鎗斃你早就鎗斃了，既是留到了今天，我就不能夠隨便鎗斃你了，我不但不鎗斃你還要送給你禮物，（開匣出珍珠項鍊一付）喂，你瞧，這一付項鍊多麼好看，你知道牠的價值嗎？這樣貴重的禮物，我都特別買來送你。

卓英誰要你送我！這還不是從咱們中國人身上搶去的東西。
隔壁電話鈴聲響，衛兵上。

衛兵（立定）聯隊長電話。（下）

中村好，我去聽了電話，再來給你講。（帶着珠匣出去了）

卓英哼，真是萬惡的強盜！（回頭跑到床上伏着）

舞台靜，窗外微有風聲，同時可聽着中村在隔室用日本語在電話上講話的聲音，電話講畢了，中村再走過來。

中村 (將珠匣放在桌上) 現在我有重要的事出去開會，畢小姐我送你的禮物放在這兒，請你先收下，回頭我再來給你講話。(出門走了)

卓英 (見中村走了) 起身將門關上，回頭取桌上珠匣開窗扔到外面去，仍回床上伏着。台面暫靜，窗外仍有微風，片刻後，窗慢慢啓，忽一人(即大煙鬼)用黑手巾蒙面持鎗躍入，奔至床前，抓起卓英。

大煙鬼 (揭開被蓋尋了一遍) 唔，聯隊長在那兒？

卓英 你是誰？你找他幹嗎？

大煙鬼 呵，你問我找他幹嗎，我，(舉鎗)我要他的命，也要你的命！

卓英 你究竟是誰？你爲什麼要他的命，也要我的命？

大煙鬼 呵，你現在是他的人了，你痛他！(上前抓着卓英的胸口)你，你快說，他究竟到那兒去了？你不說，我就先打死你！

卓英 別忙！你打死我沒有多少益處，我也不怕你打死我，不過，話得先講明白，你究竟是誰？你爲什麼要打死我？至於你要打死那一個什麼聯隊長日本強盜，給我沒有一點兒關係，並且我非常的贊成，也可以幫助你成功。

大煙鬼 (放開卓英) 不錯，他是強盜，他強姦了你是不是？

卓英 那倒沒有。

大煙鬼 (驚) 呵，他沒有，他真的沒有嗎？

卓英 真的沒有。

大煙鬼 呵，那錯怪他了，我不殺他了。

卓英 幹嗎你又不殺他了？這是什麼道理，你究竟是誰？一會兒要殺聯隊長，一會兒要殺我，現在又不殺了，這是什麼道理，你究竟是誰？

大煙鬼 呵，你聽我講了很多話，你難道還不知道我是誰嗎？(將面上黑巾揭去) 你瞧我是誰？

卓英 呵，原來是你，偵探長。

大煙鬼 是我。我到這兒來你覺得奇怪嗎？

卓英 你來是不奇怪，奇怪的是你剛纔要殺我和強盜的聯隊長，現在又不殺了。

大煙鬼 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我是十分的愛你，所以那一天晚上我把你接到我的家裏去，但是，誰知道那一個王八司令立刻就來把你搶去了。你想，我是多麼的痛心，我沒有辦法，我就去報告聯隊長，說你是我的未婚妻。給王八司令搶走，求他主張公道。把你要回來還我，使咱們夫婦團圓。

卓英 呵，你很會編故事咧！

大煙鬼 我以為聯隊長又把你霸佔了，你也因為他的官大，就忘記了我，所以剛纔我來刺殺他和你。現在你既是講明白了，他沒有霸佔你，那我就不殺他，也不殺你了，明天我正式來求他把你還我就得啦。

門外有衛兵足步聲。

卓英 停一停，別講話。

大煙鬼 聯隊長來了嗎？（急到床後躲避）。

卓英 不是他。

衛兵推開門，伸頭到門內一望，望到卓英就退頭出去走了。

大煙鬼 （從床後出來）是誰？

卓英 是一個看守我的衛兵。（到門前將扣扣上）現在我把門扣好了，你請坐下，我要同你談談。

大煙鬼 不，我要走了，免得聯隊長回來看見不好，我明天再來正式求他把你退給我。

卓英 （上前拉住大煙鬼）你別走，坐下，我給你講話。

大煙鬼 不。（但是已經坐下了）

卓英 傻子，你別夢想，你以為明天正式來求聯隊長把我還給你，他就可以答應把我還給你

嗎？沒有那樣容易的事，我告訴你，並不是他不霸佔我，是他用盡方法，我不答應他。

大煙鬼 不，我想他會答應把你還我的。

卓英 不，他一定不，他要把我還你，就用不着你明天來懇求，早就還你了，並且就是他把我還你，我也仍然是不會答應你的。

大煙鬼 你想，他既是能夠幫我的忙，把你從那一個王八司令那兒接出來，他就能夠把你再還給我。

卓英 哼，你還要講那一個王八司令，你知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

大煙鬼 幹嗎不知道，那不是宣佈得很明白的嗎？報紙上也有紀載，說王八司令那一天晚上在聯隊長這兒開重要的會議，因為他發表議論很多，熱心過度，當場腦流血死的，並且，聯隊長待他真好，追贈他的陸軍上將，過幾天還要給他開追悼會咧！

卓英 哈哈……世界上竟原有這樣滑稽的事！哼，傻子，從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日本鬼子對你們這一般走狗的手段，是多麼的毒辣，多麼的陰險，他親手鎗斃的人，他追贈他陸軍上將，還要給他開什麼追悼會！

大煙鬼 呵，（站了起來）誰說他是鎗斃的。

卓英 誰說的，就是聯隊長他自己給我說的，自然他對你講，就說是爲我鎗斃的，可是我相

信當中一定還有別的問題，什麼問題咱們不必去研究，他親手鎗斃了那個王八司令總
是事實。

大煙鬼 呵，他這樣的厲害？你講的是真的嗎？

卓英 哼，誰騙你，你明天要來正是求我把我還給你，你想，已經送到了老虎口裏的食物，
還能夠要回嗎？你來，你來，你也想來給他鎗斃了。

大煙鬼 （恐慌了）這，這怎麼辦咧？我想他不會鎗斃我的。你，你在這兒不是很危險啦？

卓英 我沒有危險，我不怕危險，我能夠抵抗，我有明白的認識，我不僅認明白日本鬼子對
你們這一般忠實的走狗，是玩着欺騙的戲法，他們根本對整個的中國，就用着同一的
手段，明明是要滅亡中國，他們卻美其名叫什麼親善，明明搶奪了東北，他們卻要來
一個傀儡執政；現在又搶了很多的地方，他們又設了很多漢奸的偽組織。哼，他們假
如能夠真正滅亡中國，也許將來還會特設一座中國博物院來紀念中國咧！
你講這樣多的話，真是頭都給我鬧暈了！畢小姐，究，究竟怎樣辦纔好？

卓英 你問我怎樣辦。我現在要問問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大煙鬼 是，是真的，憑良心講，我是真的愛你，一點兒也不假。

卓英 好，你真的愛我就有辦法。

大煙鬼 什麼辦法？你講。

卓英 很容易的辦法，第一你愛我，就得愛中國。第二你愛中國，就得殺敵。那麼，你還是照剛纔的計劃，在今天晚上把那個強盜聯隊長殺了！

大煙鬼 我，我怎麼敢殺他！

卓英 哼，不敢！剛纔你不是帶着這手鎗。（指他手中的鎗）來殺他和我的嗎？

大煙鬼 那是我一時的氣憤。

卓英 哼，你爲了私人的事，就那樣的勇敢，爲了國家，民族，你倒反而膽怯了。我再明明的給你講，你要是殺了他，就是爲國殺敵，可以留芳千古，並且，我也可以愛你，甚至同你結婚。要是你不殺他，甘心做漢奸，出賣祖國，他就遺臭萬年，你，你把鎗借給我，我殺給你看！

大煙鬼 好，好……唔，只要你講的話都是真的，你也能夠愛我同我結婚，那我就答應你罷。

卓英 我講的話都是真的，你殺了他我就同你結婚。

大煙鬼 不過，……

卓英 不過什麼？

大煙鬼 不過殺了他，咱們怎樣逃出去？

卓英 你是怎樣到這兒來的？

大煙鬼 咳，逃出這兒是很容易，但是，這一個城裏咱們就呆不下去了！

卓 英 唔，這個，這個也有辦法。

大煙鬼 有什麼辦法？

卓 英 你別忙，我先要問你幾個人？

大煙鬼 你問誰？

卓 英 我的爹媽，我的嫂子和她的小孩現在怎樣？

大煙鬼 呵，這個我很對不起你，請你原諒！你的媽起初是受了傷，但是當天晚上她就死了，你的嫂子給我兩個同事搶去，她在第二天也就自殺了。至於你的爹爹帶着他的孫子，現在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卓 英 哼，這都是你這一個混蛋做出的事情！（用手巾拭眼，幾乎哭出）。

大煙鬼 是的，這都是我的不好，畢小姐，千萬請你原諒我！

卓 英 （止住悲衷）好，現在我就不給你講這些事情罷，只要你殺掉聯隊長那一個強盜。

大煙鬼 我一定殺，我一定殺！（舉一舉鎗表示他的決心）

卓 英 可是我還要問你一個人。

大煙鬼 問誰？

卓 英 就是那一天晚上，你在我家裏看見的那一位老太婆？

大煙鬼 呵，她嗎？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你們的什麼人？真的是你媽的姐姐嗎？

卓英 他不是我媽的姐姐。他是我的表哥。

大煙鬼 呵，他是化裝的嗎？我當時就很疑心他。

卓英 他是游擊隊的隊長，化裝進城來做偵探的。你今天晚上把聯隊長殺了，我就同你一塊兒逃出城到他那兒去。

大煙鬼 呵，游擊隊！我倒還沒有告訴你，游擊隊在今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已經打到城外，快要進城了，據咱們偵探得到的消息，他們這一次有兩千多人，隊長有一個姓劉的，還有一個是姓麥。

卓英 姓麥的就是我的表哥。那真是好極了，他們已經到了城外，咱們就更容易去了。唔，所以剛纔聯隊長出去開會，在這一個時候把他殺了，咱們對城外游擊隊的幫助就真不小了！

大煙鬼 不過，不過……咱們到游擊隊去……

卓英 你怕他們殺你是不是？不會的，我給你擔保。

大煙鬼 不是怕他們殺我，我是怕，是怕沒有大煙，白面抽。

卓英 呵，可是你得知道這就是日本鬼子害了你，同樣的也毒害了咱們很多的同胞，使他們願做好人都不能夠，但是我告訴你，只要有決心，從現在起就戒除大煙，白面，不

再抽了，也就沒有什麼困難。

大煙鬼 好，好，只要你真心愛我，我就聽你的話，試一試從現在起就戒除大煙，白面不再抽了！（但是事實上一提起大煙，白面，他的癮就發了，接連就是幾個呵欠）

卓英 瞧，奇怪，你就來啦！

大煙鬼 唔，……沒有什麼！（又是一個哈貝）

電閃，雷聲又漸起，門外聯隊長歸來革鞋聲。

卓英 聽，聯隊長回來了，快準備！

大煙鬼 好，（振起精神持鎗到門後準備）

聯隊長在門外敲門，卓英即將門微啓放中村入，仍將門扣上，大煙鬼急從卓英後閃出，持鎗瞄準中村胸口，中村無法，隨鎗退至室中。

卓英 （命令大煙鬼）開鎗！

中村 別忙，你幹嗎要打死我？偵探長，我素來待你不是很好的嗎？

卓英 （再命令大煙鬼）別給他講，快開鎗！

大煙鬼 因，因為……（說不出理由，癮又發了，一個呵欠）

中村 （乘着大煙鬼的呵欠，就抓住了他持鎗的手）混蛋，你敢來刺我！

大煙鬼即放一鎗，但未擊中中村，兩人在室中來回掙扎，窗外雷電也來得有勁；掙扎

片刻，中村忽然一拳將大煙鬼打倒，但鎗仍在手中，中村奔至門口，大煙鬼極力掙起半身向中村開鎗，中村即將門上電燈開關關閉，室中頓黑，同時窗外一聲霹靂，門外日兵跑來步聲，敲門聲，中村將門打開，門外燈光射入，進來四個日兵均持鎗，中村見係自己的衛兵，即將電燈打開舞臺重明，窗外雷電漸小，大煙鬼已起立室中，但非常恐慌，卓英已不見了，一窗大開。

中村

（命令日兵）趕快把這一個混蛋（指大煙鬼）鎗斃了！

四日兵齊向大煙鬼開鎗，大煙鬼應彈倒地，掙扎片刻斃命。一兵上前將地上手鎗拾起。

中村

（得意的狂笑）夫夫夫……咳咳咳……（四方一望忽然想起了卓英）呵，還有一個人咧？（看見開着的窗戶）一定是從這兒逃走的，（用手指着命令日兵）快出去看！

中村

快！

窗外天空又是一道電光和雷聲掣下了台幕。

（第四幕終）

第五幕

幕漸漸起，台上是一個監牢，兩面是磚牆，台中後面是一排木欄，有門已上鎖；欄外是過道，對面立着一道白牆，但光線非常黑暗，牢中地旁敷稻草，草上伏坐着三個女犯，內中有一個就是卓英。

女 甲 （伏着很悲哀的哭）巫巫巫……

卓 英 （抬起頭來）喂，你幹嗎老是哭？哭是沒有用的，你還是好好的安靜下來再想辦法罷！

女 乙 （也抬起頭了）你真是哭得太多了，自己的身體還是重要呀。

女 甲 呵，你，你們兩位老是勸我別再哭了，自己的身體重要，是，是的，但是，我，我怎麼能夠不哭，不傷心咧？你們想我的丈夫，我的青年有爲的丈夫，因爲一封並不重要的信，就給他們殺了，我的孩子也給他們搶去，一定也是弄死了；還有，還有，還有我的身體……巫巫巫……我，我活着還有什麼重要？巫巫巫……

卓 英 可是你總得還要活着呀。

女 甲 我，我真是不想再活下去了，我還有什麼臉再活咧？

女乙 不成，不成，咱們不能夠隨便給他們欺侮了，就算完啦。我的丈夫也是給他們殺了，我的身體也是給他們侮辱了，可是我，我在沒有得着相當的結果以前，我是決不願意死掉的。

卓英 是的（向甲指乙）你聽她講的話很對，咱們不能夠白白的給人侮辱，咱們應該自衛，也應該反攻，因為你不自衛也不反攻，他們就以爲是天生的奴隸，要是你再軟弱一點兒自殺了，那不但不能感動他們鐵石的心肝，反而助長他們作惡的野心，所以咱們不應該死，應該忍耐的等待，等待着機會來了，咱們應該嚴厲的給他一個教訓。

女乙 好的，我很佩服你講的話，所以我不悲哀，我就是忍耐的等一個機會。

女甲 可，可是，咱們等什麼機會咧？

卓英 （小聲，女甲乙將頭接近）有，機會已經到了，游擊隊昨天晚上就打到了城邊，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打進城來的。

看監婆從台右牆後上。

看監婆 喂，你們在講什麼？要你們一天好好的關着不准講話，你們老是講不完，再講我就對你們不客氣了。關下去！關下去！

三個女人關下去了。

看監婆 對啦，是要聽我的話呀，在這兒就得守我的規矩，我的規矩就是要你們每天吃了就

咽，咽了就吃，像豬一樣的舒服，這還不好嗎？嘻嘻嘻……

明月隊長由欄外左邊上。

明月（在欄外問看監婆）你在幹嗎？來，把門打開！

看監婆 明月隊長你來啦，你很好！（過去開了監門）

明月 嗯。（進門走到三個女人前）那一個是姓畢的？

卓英（抬頭看了明月一眼）

明月 呵，你就是畢小姐，我現在代表聯隊長來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你快講，你還是答應

了聯隊長罷，你答應了，我立刻就帶你離開這兒。

卓英 哼，你是一個什麼東西？來給我講話。

明月 呵，你問我是什麼，你不知道我嗎？我是大日本帝國皇軍的隊長。

卓英 我瞧你就是一個小強盜！

看監婆驚出了舌頭，兩個女的也抬頭一望。

明月 混蛋，你敢罵我！你，你……要不是你迷住了聯隊長，我，我一鎗打死你！（摸了一

吓手鎗）

卓英（站了起來）好，你打死我，你打！（挺身上前）你要是不打，你就給我滾出去，滾

出去！

明月 唔。（退了一步）

看監婆 （上前阻止卓英）不准再嚷，咽下去！（向下拖）你再嚷，我就用馬鞭抽！

卓英 （直立不動）哼，馬鞭抽，他的鎗都不怕，我還怕你的馬鞭！

明月 （莫有辦法只好走了）好，我走了，我去報告聯隊長。（一冲就出了欄門仍由台左下）。

看監婆 （回頭又來軟化卓英）畢小姐，你幹嗎不答應咧？聯隊長愛上了你，（拍一拍她的肩頭）你的福真不小呀！

卓英 哼，要是照你這樣講，那麼日本鬼子愛上了中國，中國的福也就不小啦！

看監婆 唔……

正在這時候，明月引着中村和兩個日兵由台左上。

日兵 聯隊長來了！

看監婆 呵，聯隊長來了。（急上前打開欄門）

中村 （進門就是一個大笑）夫夫夫，啖啖啖，畢小姐，你現在吃了一點兒痛苦嗎？

卓英 （仍舊伏坐下去不理）

看監婆 即到牆後室中抬出一個椅子。

看監婆 聯隊長請坐！嘻嘻……

社

中華民族不會亡

中村 (俯身下去拉卓英) 你現在應該答應我啦，幹嗎剛纔明月隊長來勸你，你罵他咧？

明月 她剛纔罵我是小強盜，你問，她(指看監婆)都聽着。

看監婆 是的，她剛纔罵明月隊長是小強盜，並且又罵我！

中村 畢小姐，快答應罷，不然，這兒的苦是不容易受的，夫夫夫(順手扔女甲乙頭髮抓起

看看她們的面孔)呵，這兩個女人也長得很漂亮的！啾啾啾……

卓英 (忽然站了起來) 哼，你這一個強盜，別太欺侮人了，你以為我不知道游擊隊昨天晚

上就打到了城外很快的就要攻進城來，你們的末日就到了！你們的末日就到了！

中村 呵，你知道游擊隊打到城外，但是，但是，你卻不知道今天已經給咱們的軍隊打退

了，他們又只好退到山裏去餓死！

卓英 呵，他們退了！

中村 夫夫夫，小傻子，現在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最後機會，你要是再不答應我，嘿，我就要

請你嘗試一點兒小玩意；咱們現在有的是吊打火燒，用涼水灌你的鼻孔，用鐵針刺你的指頭，用大針穿你的手心，還有一根一根的拔下你的頭髮，把你拔成一個光頭，這些玩意：看你願意享受那一樣？啾啾啾……(非常的得意)

明月 快講！你願意那一樣？

卓英 我不答應，我不怕，你們——強盜，愛怎樣辦，就把我怎樣辦！

中村 呵，你還是這樣的強硬！

明月 聯隊長不給她一點兒苦吃，我瞧她是不會覺悟的。

中村 好的。（回頭問看監婆）你這兒有什麼玩意？

看監婆 報告聯隊長，這兒有鐵釘釘的木桶。

中村 好，去拿出來！

兩個日兵隨看監婆到牆後室中去拿。

明月 （問卓英）看你答不答應聯隊長！

女甲乙均伏着拉卓英的衣服，並且用眼望她——意思是問他怎麼辦咧？她亦用眼回答不怕。兩日兵跟即抬一大圓木桶出，桶大可容人，內面釘滿大鐵釘，有蓋可以開啓。看監婆亦隨出。

看監婆 拿出來了，聯隊長。

兩日兵將木桶放台中，並將蓋打開。

中村 （問卓英）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卓英 我知道。

中村 是什麼？

卓英 哼，是什麼，是血債的介紹物。這桶裏面釘滿了鐵釘，你們把咱們的同胞，裝進裏面

去，釘上了蓋，然後放在馬路上去，要每一個過路的人都蹄這個木桶一足，使它滾動，直滾到裏面的人沒有聲音。——哼，這是何等殘酷的刑具！

中 村 好，你既然知道，那嗎就應該快快的決定，不然，就請你……你瞧，這裏面的鐵釘是多麼的鋒利！（把木桶弄斜與卓英看，同時觀衆亦可望見）。

卓 英 我早就決定了不答應，現在用不看你們逼迫，我自己進去。（上前舉足將入桶，女甲乙均驚懼，伸手欲抓住她）。

明 月 （上前阻止）不，沒有這樣容易的事，你得先把一身的衣服脫光了，然後進去。好的，你得先把一身的衣服脫光了纔進去！

卓 英 哼，你們這一些強盜，別過於殘暴！你們要記着中華民族復興起來，不久就要收回失地的時候，這一些數不清的血債，你們也是還不清的！

明 月 你別再講什麼中華民族復興，收回失地，你想想！你們現在給世界第一等強國大日本滅亡了，你們還有什麼希望！

中 村 （同意明月）他講的話很對！夫夫夫，唸唸唸……

卓 英 什麼第一等強國？能夠給第一等強國抗戰的也就是第一等強國。

明 月 不准再講了！快脫衣服！

中 村 好，快脫衣服！

卓英 我不脫，我無論怎樣都不脫。

明月 你不脫咱們就要動手啦。聯隊長怎麼樣？

中村 唔……好！（命令日兵）你們去脫！

兩個日兵得令上前，看監婆亦動手幫助。

卓英 （極力掙扎）哼……

中村 夫夫夫，咦咦咦……

明月 嘿嘿嘿……

兩個女人在旁也握起了拳頭，但不敢出手。正在最緊張的時候，卓英的衣服已被撕下一件，忽然後台發出雄大的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燒毀魔鬼的巢穴，

救出被蹂躪的人羣！

燒毀魔鬼的巢穴，

救出被蹂躪的人羣！

歌畢是嘈雜巨烈的吼聲和鎗聲，同時後台起火，將欄外白牆映得通紅。台上大家驚慌

了，惟卓英獨現喜狀。

（非常慌忙）唔，這是幹嗎？

不，不知道。

一日兵持鎗即由欄外跑上。台上鎗聲吼聲更加緊迫。

報，報告聯，聯隊長。

什麼事？

游，游擊隊，已經，已經打進來啦！

唔，他們不是還在城外嗎？

因為司令官反正啦。

呵，這，這怎麼辦？

哼，你們的末日也就來了！哈哈……

此時一羣游擊隊，持火炬的，持鎗的，更有一個是持國旗的在火光吼聲中，一齊擁入欄內，為首的官長有麥奇光，劉隊長，反正是新由副官長升任的司令和旅長甲。隊員等即將中村明月，兩個日兵綁起，女隊員即上前扶起兩個女人，惟看監婆眼快足快，人衆還未進欄，她已跑進牆後室中了。

卓英

（上前拉着奇光）呵，表哥，真是你們來了，我高興極了！

奇光 (接住卓英) 表妹，你太苦了！

正在這時候，看監婆從牆後射出一鎗，砰的一聲，恰巧擊中卓英。

卓英 呀…… (手按傷處下蹲，奇光即抱住她。)

奇光 什麼，那兒放鎗？

兩個隊員即到牆後抓出了看監婆。

員 甲 報告隊長，是這一個女人放的鎗。

劉隊長 你幹嗎要放鎗？

看監婆 我，我……

司令 (命令隊員) 把她們一塊兒帶出去！

隊員 是。

幾個隊員那將中村，明月，日兵，看監婆，帶下。

旅長甲 (上前詢問卓英) 怎麼啦？快抬去醫治罷。

卓英 (最後的聲音) 我，我沒有什麼，我，我只希望，希望中華民族復興，收……收回失

地，救，……救……救出受痛……痛苦的同胞……呵，表哥，你……你知道……我的

爹……爹嗎？

奇光 姑父早已經帶着你嫂子的小孩到咱們隊裏來了；現在他們住在城外，你，你放心罷！

我可以照顧他們。

卓英

謝，……謝你……表……表哥……努……力（微笑而逝）衆均敬立，或脫帽致敬，持旗的亦將旗稍垂。幕緩緩下，在下幕中全體低聲唱出下列的一句歌聲——
呵，親愛的女士，你是永遠不死！你是完全得勝！

（全劇終）

F 調 悼 游 擊 隊 長 $\frac{4}{4}$ 羅 永 培 作

偉大的人生突破了生死偉大的人生如培植果林粒粒種籽死

千萬樹叢成 呵 親愛的隊長 您暫時去休息供雪白的心燄火

熱的血 仰望你 英靈追悼是鞭策 博愛 平等 自由 和平

保五千年文化 救四萬萬生靈 將自己獻與整個人類 將自己獻與新的前程

呵 親愛的隊長 您是永遠不死您是完全得勝

G 調 起 來 $\frac{4}{4}$ 羅 永 培 作

5 1. 1 1 1 | 5 6 7 1 1- | 3 5. 3 5 5 | 6 5 6 5- |
起 來 不 願 做 奴 隸 的 人 們 起 來 不 願 做 奴 隸 的 人 們

6 5 3 2 3 1 3 | 6 5 3 2 1 2 3 1 | 1 — . O | 6 5 3 2 3 1 3 |
燒 毀 魔 鬼 的 巢 穴 救 出 被 蹂 躪 的 人 羣 燒 毀 魔 鬼 的 巢 穴

6 5 3 2 1 2 3 1 | 1 — . O ||
救 出 被 蹂 躪 的 人 羣

五十字

獨幕劇

血十字（獨幕劇）

時代 最近

地址 安徽張八嶺

人物 黃老牧師（年八十八歲）

小媛（黃老牧師的孫女年七歲）

鄰居婦二

女一

男二

吉田隊長

化裝 按應着服裝化裝，但小媛係穿破舊不全之童軍服。

佈景 台左是一座很奇偉的巖石，石的上身是突出的，黃老牧師就用草在這巖穴中蓋起了他的家庭，草屋的正面有一扇門，兩扇窗，開窗時可看見屋中簡樸的陳設，還有岩壁上掛着一幅耶穌的聖像。屋前下石階是一塊小小的草原，可是也有幾個石頭作成

天然的座凳。台右是淺淺的山脊，山脊的裏邊有幾重草屋頂，那就是黃老牧師的鄰居。屋頂的裏邊，遠遠的巍立着一座古塔，配合起前後幾株樹與那望過去一片蔚藍的天空，真是美麗的一幅畫景。

幕緩緩的啓，台景非常幽靜。正是日落西山的時候，台右古塔後還畫着半環殘餘的陽光，台左巖穴中草屋的窗戶是開啓的，移時，黃老牧師的上半身出現在窗戶裏，雪白的鬚髮，和愛的面孔，龍鍾而健旺的姿態，在窗前片刻後，緩緩的老牧師打開了門慢慢走下石階，他抬頭望了望天色，開口說話了——

牧 師 太陽落山天空又要黑暗了！

他在草壩上走了幾個來回，然後他向左右前方慢慢的跪下，伏在一塊石上，開始他莊嚴的禱告——

牧 師 (閉眼向空呈訴) 啊！至高的上帝！我感謝你感謝不盡！你赦免我的罪過，使我在淪亡的區域中，仍能夠平安的生存，呵，親愛的主，我真是感謝不盡！可是我這時候特別要爲我們的國家，民族祈求，呵，主！感謝你已經給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在這五千年裏，中國對世界的文化，已貢獻了不可磨滅，非常偉大的功績，雖然也積下了不少的罪過，可是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民族是十分的純潔？(漸漸起立，仰首，并伸兩手向空) 呵，我親愛的主！難道你要讓魔鬼橫行！使少數人發展野心，來毀滅四

萬五千萬人的生命。呵，不，不，主我相信你，你是公理，你是正義，你是和平。現在的情形，不過是暫時的懲罰，這暫時的懲罰，正是要磨鍊我們的復興。呵，主！我更求你賜給日本民衆的勇氣，使他們起來反對軍閥的暴行；更特別賜聖靈給日本的軍閥，使他們自己也能夠覺悟悔改，他們所走的，不是正當的途徑。呵，親愛的主！最後我還要誠懇的祈求你，安慰中日兩國被難的人，及一切無辜死亡的靈魂；特別賜福保護中國的當局諸公和忠勇爲國的戰士，使他們能夠健康的到達復興中華民族和保守世界和平的偉大目的。這一切所求所謝，都是全靠耶穌基督的美名，阿們！

吉田

（他手中帶有一支皮馬鞭）黃老牧師，你，你又在禱告呀！

牧師

（打開眼睛看了看吉田）呵，是吉田隊長，你來了！是的，是的，我正在禱告，我在

吉田

祈求至高的上帝，快一點兒賞賜和平。呵，吉田隊長！這幾天上帝保佑你很平安？

呃，很好的，這幾天，我是很平安的，感謝上帝保佑我，我天天也在祇求上帝，呃！快一點兒賞賜和平。（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牧師

呵，吉田隊長！你不到屋子裏面去坐嗎？

吉田

不，不進去，呃，就在這兒很好的。

牧師

那麼讓我去給你抬個椅子來好嗎？

吉 田 不，不，石頭，就是這一個石頭好的。

牧 師 呵吉田隊長！請問你這幾天的戰爭怎樣？

吉 田 （用力擺一吓馬鞭，非常恨惡）。戰爭！你別問我，我恨戰爭，我恨戰爭！呃，今天有命令，明天又要去作戰。

牧 師 呵，明天你要走了嗎？吉田隊長！

吉 田 不，（站了起來，進前一步側身背着牧師，仰頭望天）我不願意再去作戰！（回身轉來）呃，黃老牧師！你，你不知道，我家裏來信，兒子，我的兒子，要死了，沒有錢進醫院，要我想法，我，我有什麼法！呵（又仰首望天，并將兩手握攏舉起胸前作祈求狀）我親愛的上帝，求你救救我罷！

牧 師 （上前拍吉田手臂勸慰）呵，吉田隊長！你別作急，主耶穌基督講過：凡信他的必然得救。

吉 田 呃，是的，我只有相信，相信主耶穌基督必定救我。不然，我，我就要切腹自殺了。
牧 師 是的，只有相信，我們彼此要很虔誠的多多禱告，懇求主賜聖靈，感動主張戰爭的人們，使他們知道改悔，另尋和平的途徑。

吉 田 呃，我真恨，……（回頭四方一望）我真恨我們軍部裏主張戰爭的人，他們，要不是他們，現在我怎麼會，會妻離子散的！

牧師（點頭）是的，是的，要不是你們軍部裏的人主張戰爭，我們中國那能無辜的死這樣多同胞！可憐都是上帝的兒女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血肉橫飛，呵，我不願意說了！真是比你還悽慘得多咧，吉田隊長。

吉田 不同，呃，不同，我覺得都沒有我痛苦。

牧師 呵，吉田隊長，不是不同，是你不知道。

吉田 知道，我知道，不過，呃，自己的痛苦，我深深覺得，別人的痛苦，我還沒有去想過。

小媛由山脊草屋邊上，一跳一跳的，她是多麼活潑，兩手伸着像飛機一樣，她要飛上天去了。

小媛 飛，飛，飛來了中國飛機打日本！飛，飛，飛，飛來了中國飛機打日本！

吉田 （聽着了）什麼？她（向牧師）你的孫女，唱的什麼？

牧師 （拖過小媛來，用手掩她的嘴）沒有唱什麼，她沒有唱什麼（低頭向小媛）呵，小媛，你別唱了，你到屋子裏面去玩罷！

吉田 她，她不是唱的打日本嗎？

牧師 不，不是，不是，她是唱的……

吉田 唱的什麼？

牧師 唱的什麼？

牧師 不是打日本，是，是大得很，中國飛機大得很。

吉田 什麼中國飛機大得很？呃，黃老牧師，這是你的責任，你應該好好的教訓，你的孫女，尊敬我們皇軍。

牧師 是的，是的，吉田隊長，呵，小媛，你快給吉田隊長行一個禮，進去玩罷。

小媛 （不給吉田隊長行禮，伸出舌頭向她做一個怪像）。日本鬼子！（轉身一躺跑進屋子去了）

吉田 什麼？（舉馬鞭作擊狀）

牧師 （慌了）這，這個小孩子真玩皮！（急上前勸慰吉田）呵，吉田隊長，請你看在上帝的恩典上，原諒這個頑皮的小孩子！

吉田 真該死！這個小孩子。呃，要不我們都是基督徒，我真不能夠赦免，她這樣大的罪過。

牧師 呵，吉田隊長，請你用愛赦免她的罪過，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裏面講得很好：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吉田 呃，保羅講得好的，我當然有愛心，不然，我不赦免她。

牧師 是的，是的，吉田隊長當然有愛心。

吉田 我的愛心並且是很好的。

牧師 是的，是的。

吉田 (由口袋裏掏出紙煙來抽) 呃，黃老牧師，我們再坐下談談宗教問題好嗎？(仍坐原石上)

牧師 好，好。(也在對面的一塊石頭上坐下)

吉田 呃，(抽着煙找出一個問題來) 呃，黃老牧師，你覺得，你覺得宗教裏面什麼事，呃，第一重要？

牧師 第一重要的是信心，要信的纔能得救。所以主耶穌在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節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節，主耶穌更講得明白：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牠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吉田 好的，好的，你真是一位很好的老牧師，聖經這樣的擘得。

牧師 對於宗教，我信心是非常堅定的。呵，譬如說，我總相信人都有愛心，我不是給你講過幾次嗎？當你們要到這兒來的時候，許多人——當中也有些是同道的，他們都勸我快快逃跑，但是，我誠懇的祈禱，聽從上帝的安排，我相信你們也有愛心，真是感謝主，果然的，我一吓就會見你這一位隊長，也是熱心的基督徒，又很會講中國話，並

且平平安安的，我又生活得許多日子了。哈，哈，哈，……（微笑）
你的，你講得很好的。呃，不過，我心裏，總覺得，上帝不應該單像新約裏面所講的，老是慈愛，赦免，因為，這樣很適合人類的劣性，所以，我很贊成舊約裏面講的，上帝是嚴肅，懲罰，像古時候，上帝毀滅所多瑪，蛾摩拉兩個城市，因為那些人
有罪，我覺得也是很好的，應該的。

牧 師 呵，吉田隊長，上帝是慈愛的，赦免的，同時我更相信人性是善的。雖然聖約翰福音書上說：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收光。但是，我總以為黑暗能接受光的，你瞧一所黑暗的屋子，那怕它已經黑了一千年，只要燈一拿去，就光明了。
吉 田 呃，好的，你這一個比喻，講得真好。

此時山脊後草屋裏忽發出三個女人的慘叫聲——救命呀！救命呀！打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老牧師快來救命呀！老牧師快來救命呀！……

牧 師 （驚起）呵，什麼事，幹嗎這樣的大叫！

吉 田 好，你去看看，她們在叫你老牧師。（再取煙細抽）

牧師即走至山背上站住，草屋裏面的女人們也逃出來了，在山脊下向牧師哭訴。

牧 師 什麼事？什麼事？

哭 聲 老，老牧師，日本鬼子欺，欺侮我們！（繼續哭）

同時聽着咕咕……喳喳……胡胡……幾個日兵的怪笑聲。

牧師 呵，有這樣的事！（息一吓，他向日兵講話了）。唉，親愛的日本弟兄！你們素來是講禮貌的，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不應該這樣做的……

牧師 呵，開鎗！（退下山脊走向吉田）開鎗打我，吉田隊長！

吉田 誰開鎗打你？

牧師 就是貴國的弟兄，他們在那邊欺侮我們教會的姊妹。

吉田 呃，是我們的皇軍嗎？好的，讓我來看看。（起身走上山脊）呃，你們在這兒幹嗎？（哭笑聲停住）這兒那是信基督教的好人，走，快走！以後不能再到這兒來玩。

牧師 （走上山脊介紹）這位是吉田隊長，他，他是很熱心的一個基督徒。

女聲 謝謝吉田隊長。

請隊長救救我們！

請你命令他們以後不准再到這兒來欺侮我們。

吉田 好的，好的，我叫他們上別處去玩，以後不准再上這兒來。（回頭下山脊）

女聲 謝謝你，吉田隊長，謝謝你！

牧師 （隨吉田下來）呵吉田隊長，你這樣的幫助我們，你真是主的好信徒。

吉 田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呃，這不是耶穌的登山寶訓嗎？

牧 師 是的，是的，呵，吉田隊長，你歡喜再在這兒談一會兒麼？

吉 田 呃，呃。（在思想什麼）

牧 師 呵，吉田隊長，你在想什麼？

吉 田 呃，黃老牧師，我想，我想古時候的大衛王。

牧 師 呵，你是想他爲耶和華建造聖殿嗎？

吉 田 不，不是想他建造聖殿，呃，我是想，是想大衛王在王宮的平頂上遊行，看見烏利亞的，呃，很美麗的妻子，拔示巴沐浴，他就派人去接拔示巴來同房，後來，後來又害死了烏利亞。

牧 師 呵，吉田隊長，你想這個幹嗎？

吉 田 我想，我想，呃，我的意思是想，女人很不好，常常誘惑人犯罪，耶和華建立的大衛王都免不了，所以，呃，所以我們的皇軍，總老是愛玩女人，討厭，真討厭，引人犯罪的女人，就是我，呃，就是我……

牧 師 你怎麼樣？吉田隊長，你也愛玩女人嗎？

吉 田 不，不，我那兒會愛玩女人，我是講，呃，我是講感謝上帝的恩典，許多次遇着女人的誘惑，我都沒有犯罪。吱吱吱（一個怪笑）

牧師 是的，是的，上帝最大的誠命，就是不可姦淫，不可姦淫！

吉田 呃，黃老牧師，我要回去晚餐了。

牧師 呵，你要回去了，再談一會兒罷。

吉田 回去了，回去了，呃，要是晚上月光好，我就再來同你談談。

牧師 好，好，回頭再見，歡迎你晚上來談。

吉田 好的，回頭再見！（由台右下）

牧師 舉手送走了吉田，天色漸漸的晚了，他在草壩上走了一走抬頭望天說——
天色已經黑晚了，我進屋子去燃上燈，要小媛睡覺，然後去約她們（指山脊草屋）剛

纔受驚的幾位姊妹，到這兒來晚禱安慰她們，求上帝祝福她們，以後不再遇着危險。

（慢慢的回身走上石階，打開門進屋去了；同時口裏叫着）小媛！小媛！

媛 聲 吔，祖父。我已經睡了。

天漸漸全黑了，牧師在窗前，燃上燈。不久古塔後空中，也點起了一輪明月，並嵌着幾夥燦爛的星子，草壩上也時時發出蟲聲，夜真是美極啦！在一會兒的幽靜中，山脊後忽又發出了叫聲——

兩女聲 日本鬼子又來了！日本鬼子又來欺侮我們了！

日兵笑 咕咕……喳喳喳……胡胡……

青年聲 打你這個禽獸，你敢欺侮我的媽媽！

兵甲聲 唔，你打我！

鎗聲 砰！

女甲聲 呀！你開鎗打我的兒子！（哭）我的兒子呀！

男聲 呵，你欺侮我的女人！

兵乙聲 呃，還有你！

鎗聲 砰！

男聲 呀！

女乙聲 打日本鬼子呀！

日兵笑 咕咕……喳喳……胡胡……

收師（急開門出至草壩）呵，又發生什麼事情啦！（舉手向天）一個十幾歲的大姑娘（即

女丙）從山脊後逃出，奔向草壩，後面追着日兵丙。山脊後仍是哭聲，笑聲，呼痛聲。

女丙 救命呀！老收師救命呀！（投向收師懷中）

收師（抱着女丙）什麼事？又是他們欺侮你嗎？

女丙（點頭哭）巫巫巫……

日兵丙（追到牧師前）呵，牧師！你，你，你救她？（笑）喳喳……

牧師呵，親愛的日本弟兄！求你看在上帝的恩典上，饒恕這一個弱女子罷！並且，求你轉

勸那邊（指山脊後）的親愛弟兄，也饒恕了她們。

日兵丙什麼？什麼？你說什麼？我，我不知道。

日兵甲乙用繩將女甲（四十餘歲）及她的兒子（青年），頭部受傷流着鮮紅的血，面孔已看不清楚，還有女乙（二十餘歲）和她的丈夫（三十餘歲）左腿亦被鎗傷，也流着血，跛着一同捆起，從山脊後拉出，並用馬鞭抽打。

女甲老牧師呀，求你救救我們罷！你瞧我的兒子已經給他們打得快要死了！（哭）

日兵甲（他的中國話，顯然也是講得很好的）。好，好的，來請牧師救救你們！（將衆拉到草壩，青年已不能站立蹲下）

日兵乙（他的中國說話不好）牧師，救救。（笑）胡胡……

牧師（放開女丙上前）親愛的日本弟兄！大家彼此都是人，人對人是不能這樣不客氣的，何況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的國家，並且在宗教上講，也都是上帝的兒女，應該互相親愛，彼此幫助，所以請你們立刻把他們幾個無辜的弱者放了！

日兵丙什麼？放了！我，我還要捆她。（上前捉女丙）

牧師（攔阻）不能，不能。

日兵乙 (上前用馬鞭抽牧師一吓) 唔，不能！
牧師 呵，你打我！

同時兵丙將女丙捉住捆上，女丙哭。被捆之人見牧師受打，均驚怯。

女甲乙 (同叫) 你們不能夠打牧師！

日兵甲 他已經犯了罪，當然應該打。

牧師 呵，我已經犯了罪，我犯了什麼罪？

日兵丙 你違抗皇軍。

日兵甲 你妨害皇軍的娛樂！

牧師 呵，親愛的弟兄！我那兒敢妨害你們的娛樂！我不過勸你們應該愛人如己。呵，請你們看在上帝的恩典上，允准我的祈求罷，快快把他們放了！

日兵丙 什麼上帝的恩典！我不知道。(選了一塊石頭坐下)

日兵乙 現，現在這兒，沒有上帝，上帝，我，現在，就是上帝！(笑) 胡胡……

牧師 (叫) 你不能褻瀆上帝，瀆喪上帝是有罪的！

日兵甲 牧師，你應該知道，現在我們不是給你講宗教，這兒不是禮拜堂，是戰場，我們是講的軍事，你們(指牧師等，他的手是那樣的得意一揮)是我們征服了的奴隸，我們就是你的主！

牧師 (莊嚴的) 我的主只有基督耶穌，另外沒有誰能夠做我的主。

日兵乙 胡胡……耶穌，耶穌就是亡國奴！

牧師 (非常悲哀) 噯真是莫大的罪過！莫大的罪過！褻瀆上帝，侮辱基督。

日兵丙 牧師，你還是信我們的宗教好了！

牧師 你們有什麼宗教？

日兵甲 我們的軍部不是早就派了很多的人，在滿洲國，在華北，宣傳佛教啦，還有大同教啦，什麼，什麼教啦，我都記不起了，不久也會到這兒來宣傳的。

牧師 你們宣傳的宗教都是虛假的。

日兵乙 假的，我們假的？你們真的。

日兵甲 好，你是真的，我們早就知道，真的基督徒，就應該上十字架。(向兵丙做一個眼色後怪笑) 咕咕……

日兵丙 (走向山脊後取物) 好，真的基督徒，就請你上十字架！(從山脊後拖出一個樹枝做成的十字架，拖到草壩上，日兵乙過去幫助他，在草地上掘了個窟窿，把十字架豎立起) 爲了做這一個玩意兒(指十字架)，我的手都給弄破了。

牧師 (奇怪) 呵，十字架！

日兵甲 是的，十字架。現在就要請你這一位真基督徒，上這一個十字架！

牧 師 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決心）好，十字寶架就是我的歸宿，（嚴肅的巨吼）我不畏懼，我一點兒也不畏懼！

旧兵丙 （上前捉牧師，牧師並不退縮）。不畏懼就來！

旧兵乙 （幫助兵丙）好的，來，上十字架。

兵乙丙兩人將牧師手足捆在十字架上後，丙從口袋裏取出大鐵釘數根，然後兩人在地上各尋石頭一塊，開始釘牧師的掌心，鮮血湧出，釘聲鏗鏗。

牧 師 （忍住痛苦）唔，唔，上帝，求你接收我，我到你的懷裏來了。唔，唔……

旧兵甲 （笑）咕咕……真的基督徒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了！咕咕咕……

同時被捆着的幾個人，在驚懼中，聲聲的釘響真像釘在他們的心上，他們開口了——

女乙丙 （同叫）你們不能夠釘老牧師！

女 甲 老牧師已經是七十八歲的人啦！

男 子 求，求你們把他放了！

青 年 你，你，你們真是禽獸！

旧兵甲 （上前踢了青年一足）什麼？不准叫！再叫立刻打死你們。（把鎗一舉）

旧兵乙 （向衆說）牧師，救你們的牧師，現，現在……

旧兵丙 （接替兵乙）現在也要人救他了！

咕咕……喳喳……胡胡……日兵瘁笑。被捆的人繼續懇求。

女乙丙 你們不能夠釘老牧師呀！

女甲 （跪下）我給你們跪下啦，求你們快快把他放了！

男子 請你們把老牧師放了，我們都跪下啦。（跪下同時女乙丙亦跪）

日兵甲 （舉鎗瞄着）。不准叫，不准叫！

青年 真是沒有人心的禽獸！

日兵甲 什麼？（開鎗——砰一聲，青年撲地斃命）。打死你這一個禽獸！

女甲 我的兒子呀！你，你又開鎗，你現在真的把我的兒子打死了，你，你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日兵丙 （用兵乙馬鞭抽女甲）不准叫，不准叫！再叫把你一齊打死，好讓你們同牧師一塊兒上天堂！

牧師 好，好，請，請你們一鎗把我打死！但是，你，你不能够打死他們！

日兵乙 牧師的命令，不打死，我就打死。（開鎗擊斃女乙丙）胡……打死就打死！（續將女甲及男子擊斃）

日兵勝利的狂笑。被擊斃的人，在掙扎最後一刻的生命。

牧師 （在十字架上低頭禱告）呵，親愛的天父！求你接收這一些可憐的，無辜的靈魂，使

他們在你主的懷中，得着安息。阿們。

小媛（由屋中驚醒跑出）祖父！祖父！你到那兒去了呀？

牧師呵，小媛！你，你還是進去睡罷！

小媛（跑到十字架前，攙着牧師）你怎麼哪？祖父！

牧師（沒有回答，忍不住的掉下兩點老淚）

小媛（看了看牧師，看了看日兵和死人，她明白了）又是日本鬼子欺侮我們！

日兵丙什麼！你說？

小媛我說日本鬼子，你們快把我的祖父放下來！

牧師小媛，你還是進去睡罷！

小媛不，祖父，我不去睡，我要他們把你放下來。

日兵甲你要我們把你的祖父放下來，咕咕……你是什麼東西？

小媛（正大光明的，兩手插在腰間）。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童子軍。

日兵乙中國人，（舉起鎗）怕不怕？

小媛（高叫）中國人不怕。（在地上拾起粗樹枝一根）中國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敲

兵乙舉鎗之手一吓）

日兵乙（手被擊痛，鎗墜地）。唔，唔，你這小東西！（即用左手撫摸）

小媛（乘機放下樹枝，檢起了手鎗）。

日兵丙（舉起馬鞭睜）放下！快放下！

小媛我要打你這一個日本鬼子！（舉鎗向丙，鎗響，傷兵丙手腕，她自己卻嚇得一退，即用手掩耳。）

日兵丙呵，呵……（退坐石上，兵乙卽上前扶住，並卽替其包紮傷處）

日兵甲（急向小媛開鎗）你這一個可惡的小東西！

小媛嘎！（高叫一聲，中彈倒地，兵甲上前將鎗拾起，回身視兵丙）

牧師（驚叫）小，小媛！

小媛（撑起半身向牧師）。祖父，我，我打倒了一個日本鬼子……（低頭死了）

牧師求上帝憐恤這可憐的小生命！

電筒一射，吉田隊長，仍由台右上場，他現在帶了電筒就放棄了馬鞭。

吉田（隨電筒看了一週）呃，這兒有了什麼事？

日兵甲（上前）報告隊長，這個混蛋牧師的孫女，把他（指丙）的手腕打傷了。

吉田呃，一個小孩子會打傷他嗎？真奇怪！

日兵乙鎗打的。

吉田呃，鎗，她造反，應該鎗斃。

日兵甲 已經鎗斃了。（指孩尸）

吉 田 （用電筒照看）真該死，剛纔下午她還罵我什麼日本鬼子，呃，我要不是基督徒，我真不能赦免她那樣大的罪過。（看到女甲等尸體）這是什麼？

日兵丙 （起立）那一些都是造反的。

吉 田 呃，真該死！真該死！

牧 師 吉田隊長，你，你晚安！

吉 田 （回頭用電筒照看）呃，你幹嗎？

日兵乙 造反！他。

日兵甲 她妨害皇軍的娛樂。

牧 師 求上帝在我裏面，願我所說的全是實話。天剛黑了不久，他們又來欺侮這些人，並且殺死了這些人，我勸他們，也被他們把我釘上了這一個十字架。呵，還有我可憐的孫女小媛，出來看我也被他們殺死了，並且現在還給大家加上造反的罪名，我們這些弱者 and 可憐的小孩，能夠造什麼反咧！呵，親愛的吉田隊長，你是熱心的基督徒，你是十分明白的。

吉 田 呃，那麼你的孫女怎麼又會有鎗，打傷我們的皇軍？

牧 師 小孩子那兒會有鎗！是他們自己落下的，小媛，她不過拾起來玩，把他打傷的。

日兵丙 是玩！她還說打我日本鬼子，不是造反嗎？

吉田 呃，黃老牧師，現在什麼都完了，你也不必再講，我看這一個錯誤，是你自己造成的，責任還是歸你自己負。呃，我不客氣的講；你想在敵人足下苟且偷生，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試探上帝！並且，你還違抗皇軍，讓你的孫女鎗傷皇軍。我的上帝是嚴肅的，是懲罰的，今天午後我已經向你談過，你是知道的。

牧師 呵，吉田隊長，我是基督徒，我不苟且偷生，在基督裏面莫有仇敵，就是仇敵，我也遵照主的福音所講的，我愛仇敵，我愛仇敵，我不是畏懼仇敵，因為我相信就是黑暗，也能接受光的。

日兵乙 （笑）胡胡……福音講的。

日兵甲 牧師，我看你還是應該讀一讀猶大福音，那纔是很好的聖經！咕咕……

吉田 呃，黃老牧師！你的思想始終是錯誤的，我們不是你們的仇敵，你們打傷了我們的皇軍，也就是不愛我們，你反罵我們是黑暗，你自己以為是什麼光！哼哼（聲音變厲）黃老牧師，我再不客氣的給你講，你的這些思想就犯了罪，就應該鎗斃！

牧師 呵，我的罪過這樣大！

吉田 呃，好的，（他自己決定了辦法）還是照着舊規矩辦罷。呃，（兇惡的怪聲）黃老牧師，我看你的年齡也應該進天國了，這一個問題，還是這樣解決罷，（忽然取出手

收師 鎗，向收師連射二鎗）留下去也太麻煩。並且，明天我也要再去作戰了。

（中鎗後，已奄奄一息，在最後的微弱聲裏）主呵！求……求……求……求你赦免他們，因為，他……他們所作的，他……他們……不……不知道……（垂頭歸天）

咕咕……噎噎……胡胡……吱吱……日兵等勝利的狂笑。並齊叫——收師升天了！收師到地獄去了！收師到天國去了！聲震全舞臺。

日兵丁 （突由台右上）報告隊長！

吉 田 （止住笑聲）呃。

日兵丁 中村隊長電話，本地發見中國飛機。

日兵等齊驚叫——呵，中國飛機！全體均恐慌，月光漸入烏雲，舞臺漸黑，天空即有飛機聲，日兵等更恐慌，各尋石後藏躲，遠處有炸彈轟然一聲急震台幕下。

（劇終）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81804.1)

☆正 氣 一 册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羅 永 培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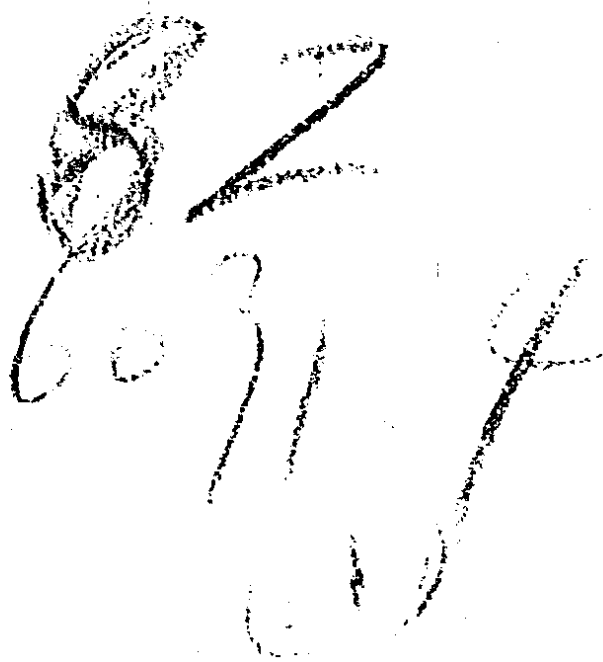
(本律校對者喻飛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五五二

\$ 7.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九九七號



6
5-07